

通志彙解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六上

後學東匯澤陳

師凱撰

周官

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名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如云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等則九命爲伯是舉朝無尊於此者而外朝之位三公在前三槐之下孤卿大夫在左公侯伯子男在右是惟三公可以面天子天子之所禮也孤則亞於三公故其位與諸侯之公相對六卿莫敢先也其六卿之職曰太宰卿一人大司



三百七十六
徒卿一人餘皆然其摯孤執皮帛卿執羔則卿亞
於孤又可見矣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六卿
之職作而行之者也周公六典專爲治事而設故
以公孤爲鄭重而未及言之非周禮與周官二書
迥絕也

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
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

師氏僅中大夫保氏乃下大夫豈有三公之尊而
資級如是之卑耶周禮註謂周召兼此官必無是
理案師氏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以六藝六儀
教國子猶後世國子先生之儔耳故列在司徒之

屬

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
見者

秋官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
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
歲壹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註云九州之
外夷服鎮服蕃服也

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
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
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
之書也惜哉

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吻合處姑略之可也○王莽時劉歆置周禮博士司空篇亡購千金不得以考工記充之○臨川俞庭春曰司空之篇爲逸書漢人以考工記附益之相傳之久習以爲然雖有鉅儒碩學不復致思研慮後世遂以考工之事爲六官之一司空所掌日漸譌誤併與其官廢蓋嘗紬繹是書伏而讀之司空之篇實未嘗盡亡也六官之屬誠有顛倒錯亂而未盡正者編次而辨正焉周官三百六十未聞有溢負也小宰曰其屬

六十則六十之外皆羨矣周禮得於秦火之後且少不宜羨今天官之羨者三地官之羨者十有六春官之羨者九夏官之羨者九秋官之羨者五從其羨而求之冬官不皆亡矣又云詩之逸不可復考獨周禮司空有可得言者反覆之於經質之於書驗之於王制皆有可以是正焉者而司空之篇實雜出於五官之屬且因司空之復而五官之譌誤亦遂可以類考一一摘其要者議之誠有犁然當於人心者不啻寶刀大玉之得而鄆謹龜陰之歸也

庭直也

釋詁文

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

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並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

周制無萬國大言之耳

周禮王畿千里外有九服每服五百里則每方五九四千五百合之爲九千里通王畿爲方萬里以

開方法計之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則方萬里者爲方百里者萬矣以百里爲諸侯之國率之是九服之內可容萬國然周初會於牧野者八百諸侯王制所計亦止千七百七十三國故孔氏以此爲大言之非實數也然史官例以萬邦萬國言一統之廣其來久矣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爲保

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傅良曰周召以師保
爲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
皆卿也是時召公爲保兼冢宰芮伯爲司徒彤伯
爲宗伯畢公爲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
爲司寇毛公爲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
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
止爲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
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
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

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
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

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
育者豈足以任此責

古者王佐之才上有以參天地之常道下有以脩
國家之常典惟其論道則講明精至必能推天而
達之人而天下之常經不紊矣惟其變理陰陽則
調和清穆必能存心以事天而天地之常道不變
矣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一陰一陽者
道也道謂太極之理也元亨利貞萬古周流而不
息故曰恒而不變者也其不變者此理而已若論
陰陽二氣苟變理之不至則有常者不能不爲之
變日月之薄食星緯之錯行山川之崩竭年穀之

四百九
凶荒札瘥之天折皆陰陽之變耳如朝廷之上三公得人則必講論精密內有以脩其身上有以啓其君經綸有要變調有道在造化則使三光全而四時和在國家則使三綱正而九法敘而後無愧三公之職焉然豈可以易言哉故曰惟其人而已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

天地之化運而無迹如四時之行六氣之運皆造化之妙用不言而示人者也範模也圍匡郭也聖人範圍天地之化蓋參贊之極功能使造化囿於

聖人精神心術之中如物之得其模範匡郭而不違也張而大之如天地得其位萬物得其育也敬而明之如欽若昊天以授人時在璣衡以齊七政是也

天官卿治官之長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

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稷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調劑者非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

三百六十三
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

元沛

馴擾兆民

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

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

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五峯胡宏皇王大紀曰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者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者也世傳周禮闕冬官

愚考其書而質其事則冬官未嘗闕也乃劉歆顛迷妄以冬官事屬之地官耳。俞庭樞曰司空古官也舜以水土命禹而共工則咨垂然則司空之官實重而百工之事無與焉周官曰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太宰云六曰事典以富邦國以任百官以生萬民小宰云六曰事職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王制尤詳焉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興事任力至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此皆著見於經而粲然可据者也後人徒以司徒之爲地官土地之事地官之類也故司空之屬皆汨乎其中蓋

四
自大司徒之職已皆譌誤太半皆司空事也土地
之圖土會之法土宜之法土均之法土圭之法大
司馬九畿之籍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乃均土地
乃經土地等章天官以九職任萬民皆司空事也
百工特司空九職之一耳
冢宰相天子統百官乃併數之爲六者網在網中也
呂氏云冢宰列於六卿網固在網中而首非處身
之外也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

康節曰乾坤縱而六子橫蓋先天圖圖乾南坤北
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爲

六卦之父母比於六卿之冢宰六卦爲乾坤之男
女比於五官也

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

六年一朝與周禮不合十二年一巡狩與周禮大
行人合

考制度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

大行人云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
徧覲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
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
成牢禮同數器脩法則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按
此則制度已預飭於前至巡狩特考之若曰言語

三六十三
諭歟辭命協歟書名諭歟聲音雅歟瑞節達歟度量同歟牢禮成歟數器同歟法則脩歟凡此者或否歟

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

孟子趙氏註曰太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齊宣王欲毀之漢時遺址尚在郊祀志云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是也

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

林氏曰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

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呂氏曰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輿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林氏曰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鄭子產鑄刑書

見左傳昭公六年

三百五十五
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律令而已

鄭夾深通志略云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諸國法著法經六篇蕭何定律益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世有增損馬融鄭康成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

君陳

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

王城方九里謂之王國國外曰郊五十里爲近郊

百里爲遠郊六鄉之地也然則頑民亦在六鄉之數矣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

物之精華固無二體者精華不離於物也形質指犧牲粢盛也止置於此而不動者也氣臭升者燔燎羶香達於彼者也止者有方言物在俎豆有方所也升者無間如臭陰達於淵泉臭陽達於牆屋

所達無界限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
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
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
奠然後炳蕭合羶薌是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言
至治之格天亦如氣臭之達於上下也聖賢以德
爲政故至治不離於德假黍稷以薦馨非黍稷之
氣可以感神明也蓋有明德本於內至治成於外
上帝監此馨香之德已久矣今以黍稷之薦感於
神明雖有黍稷之氣實在於明德之馨也明德之
馨至治之馨與黍稷之氣合而爲一故曰非有二
馨香也至治之有明德猶黍稷之有氣臭至治之

馨在明德黍稷之馨在氣臭皆精華之可以上達
者也然氣臭與黍稷非有二體明德與至治亦非
有二體黍稷之馨至治之馨尤不可離而二之也
爲人上者不恃其黍稷之有氣臭而恃其至治之
有明德則精華達於上至治成於下神明尚可感
何有頑民而不可化哉

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
良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愚按多士篇商民自言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
僚此意蓋怨周人之不用已也成王言予一人惟
聽用德今命君陳曰簡厥脩進厥良實成王欲踐

舊日之言所以簡拔有德而置之在庭百僚也

顧命

冢宰第一召公領之

正義云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此言召公本居太保之位又兼領太宰之職也

司徒第二芮伯爲之

芮姬姓之國今同州朝邑縣芮鄉古芮國也時芮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司徒

宗伯第三彤伯爲之

王肅云彤姒姓之國時彤伯以諸侯入王朝爲大宗伯

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畢公名高文王之庶子也武王封之於畢在今奉元路咸陽縣時畢公以成王之叔父繼周公爲東方諸侯之伯則亦必繼周公爲太師又兼領大司馬之職也此後康王又命保釐東郊亦所以繼周公也而康王稱之曰父師則在太師之位無疑矣

司寇第五衛侯爲之

左傳定四年云康叔爲司寇而此書列在第五與周禮秋官司寇第五同次故因可推此六人爲六卿也詳見康誥

司空第六毛公領之

三十八
毛公名鄭亦文王之庶子時以諸侯入王朝爲太傅兼領大司空司空爲右官之長在諸侯惟有司徒司馬司空立政亦云然王朝旣以冢宰爲第一而太保領之則是六卿之冢宰猶三卿之司徒也餘司馬司空故亦以三公領之畢公旣繼周公爲太師則此毛公當任太傅矣正義云太保是三公官名畢毛又亦稱公故知此三人是三公也此六卿次第蔡傳皆据孔傳成文又案周公位太師時爲冢宰周公旣沒召公元老當居冢宰而太保則如故畢公以太師領司馬蓋太公望嘗以太師領司馬故畢公居此位不爲冢宰分掌東伯則與召

公實相並云

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一口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西山真氏甲記云左氏傳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朱子云這幾箇字自古聖賢上下數千年喚得都一般必竟是聖學傳授不斷故能如此至春秋時其傳猶未泯如劉康公論人受中以生其窮理甚精真氏云按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故凡動作禮義威儀皆有自然之準則過之非中也不及亦非中也所以然者以其有定命也命出於天一

三
定而不可易雖欲違之得乎動作以身言禮義以
理言威儀以著於外者言又烝民之首章曰天生
烝民有物有則朱子曰天生衆民有是物必有是
法蓋自百骸九竅五藏而達之於父子君臣夫婦
長幼無非物也而莫不有法焉如視之明聽之聰
貌之恭言之順以至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皆
是也

孔子所謂知幾

下繫云子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
者也

子思所謂謹獨

中庸章句云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
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是以君子於此尤
加謹焉

周子所謂幾善惡

通書云幾善惡朱子云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
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慾
亦已萌乎其間矣語錄云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
子故周子只管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
渠每說豫字又云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
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
破便幹轉了

綴衣幄帳也

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

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正義云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爲死備也庭路寢之庭也

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墉下

懸樂懸也鐘磬之在簠簋者天子宮懸諸侯軒懸非謂幄帳也墉音容記一作墉

於其明日王崩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

成王十三即位壽五十也

唐穆敬文武以降閹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

唐穆宗中尉梁守謙王守澄所立也敬宗爲蘇佐明所弑王守澄復迎立文宗文宗以敬宗子成美爲太子宦者以爲立不由己廢之而立穎王漙是爲武宗武宗疾篤子幼宦官定策禁中立憲宗子怡是爲宣宗宣宗崩宦者立鄆王溫是爲懿宗懿宗崩宦官立其少子儼是爲僖宗僖宗有疾宦者立壽王傑爲太弟是爲昭宗昭宗遇弑朱全忠立幼子祚爲哀帝而唐遂滅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

時分天下爲左右以三公領之曰二伯樂記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故召公爲西伯周公卒畢公繼爲東伯也

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

據禮記狄人設階蓋設梯升屋號復之事也此設黼屨綴衣是典設張之事也

設黼屨帳幄如成王生存之日

正義云經於四座上言設黼屨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愚謂四座雖當

皆設幄帳惟黼屨當止設戶牖間一處餘三座不當設也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此據古註而古註則據周禮司几筵云大朝覲設黼依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故知此亦然也

天子之席一重

周禮文也正義云此四座皆言敷重但舉其上席而言知其下更有席也牖間之坐即周禮展前之座篋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纁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其餘三座禮無其事可推其爲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

篋席桃竹枝席也

此据古註也竹枝字當乙周禮春官司几筵云加次席黼純註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爾雅云桃枝四寸有節疏云竹相去四寸有節者名桃枝戴凱之竹譜云桃枝堪爲簞又竹記云桃枝竹皮滑可爲席南越志云出南海縣綠海而生

黼白黑雜繒

雜言白黑二色相雜也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純綠也

純之尹反綠于絹反

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

司几筵文也吉事祭禮凶事喪禮也變更也旦夕聽事之坐

亦据古註正義云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爲旦夕聽事之坐底席蒲席也

正義引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

綴雜彩

正義云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彩爲緣故以綴爲雜彩也

文貝有文之貝

正義云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釋魚於貝之

下云餘蚺黃白文餘泉白黃文李巡曰貝甲以黃為質白為文彩名餘蚺以白為質黃為文名餘泉有文之貝謂此也

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正義云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故知之

豐席筍席也

筍字必誤下文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也据古註訓豐席為莞此筍席亦當為莞席傳寫誤也正義云釋草云莞苻離詩云下莞上簟莞周禮音官爾雅疏云本草白蒲一名苻

離楚謂之莞斯干鄭箋云莞小蒲也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蒲有大小之異為席有精有麤故得為兩種席也爾雅疏又云鼠莞纖細似龍須可以為席

親屬私燕之坐

正義云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是隱映之處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燕之坐也

筍席竹席也

古註云筍弱竹正義云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弱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

三
五
廿
六
牖戶之間謂之扆

爾雅釋宮文也郭璞云窻東戶西也

天子負扆朝諸侯

如上文牖戶之間是以地言此又云負扆者是以
器言也正義云禮有斧扆形如屏風畫爲斧文置
於扆地因名爲扆故先儒相傳黼扆在戶牖之間
愚謂据爾雅則扆自是戶牖間地名以屏置其地
因亦名屏爲扆以所畫之色言則曰黼扆以所畫
之形言則曰斧扆以天子所倚立而言則曰負扆
以天子之位而言則曰當扆而立
赤刀赤削也

考工記云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註云
今之書刀也正義云謂之赤刀者其刀必有赤處
又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也
文武之訓亦曰大訓

以前成王顧命言嗣守文武大訓

琬琰圭名

見考工記琬圭琰圭皆長九寸東齋陳氏云琬有
鋒芒琬無鋒芒

夷常也

大玉常玉皆玉璞未琢故不以禮器名之
球鳴球也

益稷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義云玉色如天故曰

天球

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

謂馬負圖必有文在其背不應別有一物想如今之點數具於馬背毛色耳時必著之竹帛謂之河圖也一六位北北方者水之數一生水六成水也二七位南南方者火之數二生火七成火也三八位東東方者木數三生木八成木也四九位西西方者金數四生金九成金也五十居中中央者土之數五生土十成土也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孔安國劉歆皆言伏羲則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之位其橫圖則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次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其圓圖位次則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所謂四象者老陽金象居一含九少陰木象居二含八少陽火象居三含七老陰水象居四含六然以此象數考之河圖則火金易位不為脗合故劉牧以洛書九宮四十五數為河圖而以此河圖五十五數為洛書蔡西山朱夫子皆不之從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其詳說具啓蒙矣自來先儒傳說伏羲則河圖而

畫八卦神禹則洛書而敘九疇夫子於大傳獨載五十有五之數而不及四十有五之數則足證五十五者果河圖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朱子曰此一節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爲二則爲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管於是焉故河圖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爲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爲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

爲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而已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乎天陰數偶故二四六八十皆屬乎地積五奇而爲二十五積五偶而爲三十合是二者而爲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也虛五與十太極也奇數一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以一二三四爲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爲乾坤離坎補四隅之空以爲兌震巽艮者八卦也大傳又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朱子云大衍之數五十云者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數家之說多不同此說却分曉又云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

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爲而實乃五十之所以爲五十也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罔爲渠大小如車罔其貝形曲如車罔故比之也

王之五輅

輅周禮作路

見春官巾車之職玉路金路象路謂以玉以金以象飾諸末革路輓之以革而漆之木路不輓以革漆之而已輓莫干反

成王殯在西序

禮記云周人殯於西階之上

弁士服冕大夫服

正義云垂旒爲冕無旒爲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楊信齋云冕前後有旒低前一寸二分故取其俛而名曰冕弁制無旒又前後平故名弁用布弁數取冠倍之義朝服十五升冕用三十升

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

正義云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阮譔二禮圖云雀弁以三十升布爲之愚謂文鹿子皮者其皮有文如今鹿皮赤質白文者也旣以鹿皮爲弁其

制必不用版安國亦以雀弁爲韋弁蓋以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也

堂廉曰祀

正義云廉稜也所立在堂下近於堂稜

惠三隅矛劉鉞屬戣瞿皆戟屬

正義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之句子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周禮戈長六尺六寸其餘未聞長短之數古今兵器名異體殊此等形制皆不可得而知也

周書曰一人冕執銳

說文所引書皆古文之舊故從之然其餘所引不

同者尚多有之

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

古語坐不垂堂以切近階也

側堦北陞之階上也

正義云堂北惟一階側猶特也

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

呂氏云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下及秦漢陞楯執戟又云周廬陞楯

衛宏漢官舊儀云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郎中令秩皆比二千石左車將右車將左戶將右戶將皆比千石屬光祿勳與大夫諫議大夫同列皆侍

宿衛禁中班固西都賦云陛戟百重周廬千列李
善引漢書云武士陛戟陳列殿下史記云周廬設
卒甚謹張晏曰直宿曰廬
椎埋囂悍之徒

前漢趙肅王傳云椎埋攻剽師古曰椎殺而埋之
麻冕三十升麻爲冕也升麻之麻當作布

朱子云三十升布爲之升八十縷則其經二千四
百縷矣愚案麻冕用三十升布上染玄下染纁以
衣其版

康王吉服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正義云

王麻冕者蓋袞冕也周禮享先王則袞冕衣五章
裳四章則袞衣之裳非獨有黼言黼裳者以裳之
章色黼黻有文故特取爲文詩采芣之篇言王錫
諸侯云玄袞及黼以黼有文故特言之

蟻玄色

正義云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
玄如蟻

太宗宗伯也

時彤伯爲之又稱上宗即周禮大宗伯之職
形纁也

祭服皆玄衣纁裳

太保受遺

受成王臨崩前一日之遺命

太史奉冊

成王顧命之言先已書之於冊於此奉之以進康王

太宗相禮

宗伯掌邦禮

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

考工記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
考工記云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

奉符寶以傳嗣君

符指瑁寶指介圭

受同以祭宿進爵也

祭祭成王也進爵以爵進成王神座之前也

咤奠爵也

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爲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爲至齒不飲與濟同義初疑咤字從口意蘇說爲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怒也託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託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託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

酢報祭也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之亞獻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六上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六下

康王之誥

一曰臯門

在外第一門建臯鼓詢事弊訟朝士掌之

二曰雉門

周禮圖作庫門

自外入內第二門也有寶藏之所

三曰庫門

圖作雉門

自外入內第三門也畫雉居五門之中又曰中門

旁有兩觀後有明堂

四曰應門

自外入內第四門也建應鼓又曰朝門

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

自外入內第五門也又曰虎門下建路鼓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

內朝當作外朝

路門之外即應門之內實外朝所在也又謂之治朝經言王出蓋出路門也內朝在路門裏傳文不得言應門內有內朝也傳寫誤耳

自陝以東

陝於周時在虢國封內今河南府路陝州也

姜里

在相州今彰德路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諡故曰新陟王

新陟後世謂之大行

好惡在理不在我

程子所謂喜怒在事則理之當喜怒者也又言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若舜之誅四凶也可怒在彼己何與焉如鑑之照物妍媸在彼隨物應之而已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

蔡氏此言蓋有感而垂戒周幽王爲申侯犬戎所殺晉文侯迎立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周故宮鞠爲禾黍而平王以申侯立己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及其錫命文侯則曰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柔遠能邇惠康小民則其口不言兵可見矣蔡氏
固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建炎紹興之事也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

昭公二十二年夏四月景王崩王子猛在喪春秋
書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秋劉子單子以王
猛入王城冬十月王子猛卒曲禮云天子未除喪
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

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
喪服而冠

見曾子問疏云因喪服而冠者因著喪之成服而
加喪冠也

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

朱子語錄潘子善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諸家
皆以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使周公在必不
爲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
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
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
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
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
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
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已
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

二百五十八
方惟
矣○朱子又云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爲非
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
只得除之

畢命

豐刑

孟康曰逸書篇名鄭玄云有冊霍侯之事皆妄作
也愚案妄作者但記聞畢命篇首數句有自宗周
至于豐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故其書曰畢命
豐刑非畢命篇外別有豐刑篇也

成周下都也

在瀍水之東處商民之地

十二年曰紀

既歷三紀三十六年也成王即位七年而周公始
留治洛治之七年而周公薨成王命君陳繼周公
之後成王在位凡三十七年則在成王時君陳治
洛凡二十三年在康王時又治十二年而後命畢
公則通周公君陳治東郊以來至此時四十二年
矣言三紀者舉大數也

畢公輔導四世

四世文武成康也以年逆計之康王此時已在位
十二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武王十三年伐紂克
商後七年而崩通二十年則畢公自武王即位以

來已歷六十九年矣又加之以在文王之時已爲大臣則此時必九十餘歲可謂國之元老矣

君牙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

昭王名瑕穆王名滿

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事我

成康之時芮伯爲司徒此云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又曰由先正舊典時式則君牙之祖父必嘗爲周司徒矣然則君牙或芮伯之子孫歟不然下文何故曰追配于前入後世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亦如此類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

即殫命契敬敷五教在寬之意

司徒兼教養之職

即旣富之而後教之之意小民怨咨而自傷其生之艱難則救死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罔命

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

史記云蜚廉之後有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溫驪驊騮耳之駒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

二作亂造父爲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左傳昭
公十二年楚右尹子革對楚靈王曰昔穆王欲肆
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
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祗宮其詩
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
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呂刑

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呂後爲甫歟

顏師古曰呂侯爲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
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孔穎達云呂侯子

孫後改封甫如詩云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
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
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
與楚殷與商

蚩尤始開暴亂之端

古註云九黎之君號曰蚩尤史記註應劭曰蚩尤
古天子臣瓚曰孔子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貪者
索隱云此紀云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爲暴則蚩尤
非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廬山之金而作五兵
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
苗民承蚩尤之暴

正義云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

此承上文言帝舜之事知乃命為帝舜之命又据楚語堯復育重黎之說遂依古註訓重即義黎即和也史記索隱曰据左氏重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

按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

凡楚語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懞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則神明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覲

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於是乎

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司其序不相

亂也民是以能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

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

德九黎黎氏九人民神雜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夫人人也家為

巫史無有要質民瀆齊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

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莫盡其氣

之氣氣受命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南陽位正長也司主

也屬會也所以會羣神使各有分序不相干亂也周禮則宗伯掌祭祀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唐尚書云火正當為北陰位也周禮則司徒掌土地人民也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

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

其後高辛氏之季年也三苗九黎之後也高辛氏衰

三苗爲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爲也堯興而誅之

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

復興之

育長也堯繼高辛氏平三苗之亂繼育重黎之後使復興天地之官義氏和氏是也

以至于夏商

故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

火正黎

新安陳氏曰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祕註楊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爲是愚案月令孟夏其神祝融鄭註云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火官陳說是也

爲平水土以定民居

愚案主名山川者即爾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是也

命皋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

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褻瀆之禮次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皋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

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世非法家

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吝之也註云吝恥也

格至也

正義云格訓至至命不知何命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戒固善心也而用豈可以或戒也哉

言欲其無時而不戒也苟或戒而或不戒則不勤而刑不當矣

及逮也

逮逮捕也蘇氏曰罪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

周官以兩造聽民訟

大司寇云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

呂氏云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周禮所謂色聽

小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墨刻額而涅之也剗割鼻也剗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

正義云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刑其刻額截鼻刖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額額也墨一名黥先刻其額爲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

是宮刑爲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爲勢割去其勢掇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爲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爲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爲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剗刖耳宮刑猶在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爲大辟周禮注云丈夫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宦男女也刖斷足也周改臚作刖周禮音義云涅乃結反

六兩曰鍰

百鍰六百兩也倍二百鍰一千二百兩也倍差五

百鍰三千兩也六百鍰三千六百兩也千鍰六千兩也正義云古人贖罪皆用銅或稱黃金或稱黃鐵

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

秋官司刑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注云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刑贖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觸易君命革輿服制度姦軌盜攘傷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其道義

而誦不詳之辭者其刑墨降畔寇賊劫略奪攘虐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輕罪比舊爲多者墨劓舊五百今一千各多五百也重罪比舊爲減者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讞獄

讞逆結反說文云議罪也

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愚以意詳之云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者謂治民之道惟在於聽其兩辭而得刑之中也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者不可以私意鬻獄而圖利其

家於兩爭之人也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者謂舞文得貨非所爲寶不過自積其枉法之罪狀也報以庶尤者言罪惡貫盈則天必降之百殃也永畏惟罰者言深長思之所可畏者惟刑罰之事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言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惟天所命也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者謂獄貨之人天若不極罰之則庶民不得蒙令善之政于天下也此章蓋言有忠厚之德而後可以聽訟舞文弄法刻剝以取貨者亦必自受其禍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

自穆王之後歷共王繁扈懿王囂孝王辟方夷王燮厲王胡無道國人畔之王出奔晉之彘二相共和十四年而王崩於彘宣王靜立周室中興崩子幽王宮涅立嬖褒姒爲犬戎所殺汲冢紀年云自武王滅殷以來至此凡二百五十七年矣愚案自武至幽凡十二世王室三亂穆之遠遊厲之監謗幽之褒姒周室之微其所由來者遠矣宗周豐鎬之基以至岐邠之地自后稷下逮文武千有餘年興王之業平王一旦捐之以畀秦自是以後關

西之勢駸駸爲東國患不可復制君子固不待王
赧之稽首而後知繼周之爲秦也。○夏氏曰古今
謂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
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
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之初在位且五十
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
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
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諸侯有大功賜弓
矢然後得專征伐
王制云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

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按周禮有
鬱人有鬯人鬱鬱金草也鬯黑黍之酒名曰秬鬯
取和鬯之義鬯人注云秬鬯不和鬱者詳此則秬
酒本名秬鬯加鬱金煮之則名曰鬱鬯蔡氏於洛
誥直訓鬯爲鬱金香草蓋亦因和鬯得名也鬱人
注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名十
萊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煮之子通中停於祭前
鬱爲草若蘭疏云案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
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此等皆以和酒
諸侯以薰謂未得圭瓚之賜得賜則以鬱耳禮緯
云鬯草生庭皆是鬱金之草以其和鬯酒因號爲

四十八
王字榮
芑草也又按本草云鬱金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
生大秦國四月五月採花狀如紅藍花即是香十
二葉爲貫捋以煮之用爲芑合而釀酒以降神也
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

左傳閔二年狄人侵衛衛懿公戰于熒澤衛師敗
績遂滅衛宋威公逆諸河甯濟衛之遺民男女七
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
以廬于漕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以戌
漕戴公卒文公立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
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
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哀元年吳王夫差

敗越于夫椒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
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越及吳平伍員諫弗
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
外吳其爲沼乎二十二年越伐吳棲吳王於姑蘇
之山自殺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
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賜勾踐胙命爲伯
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
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
得罪於天已甚矣

揚之水序云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

家周人怨思焉朱子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率以諸侯之師救之天子鄉遂之民供貢賦衛王室而已今平王微弱威令不行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爲諸侯屯守故周人戍申者以非其職而怨思也又況申侯實啓犬戎以致驪山之禍乃平王及其臣民不共戴天之讎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已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絕滅天理而得罪於民又益甚矣又云申今鄧州信陽軍之境也甫許皆姜姓許今頃

昌府許昌縣也甫即呂刑之呂其地未詳

費誓

費地名

愚按伯禽建國今兗州曲阜縣也費今沂州費縣也寰宇記沂在兗州之東三百八十五里費在沂之西北九十五里曲阜在兗州之東三十里是自曲阜至費邑約二百六十餘里也春秋之初費自爲國隱元年傳曰費伯帥師城郕後爲魯季氏之邑僖元年傳曰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論語使閔子騫爲費宰是也然則伯禽時費決非魯地但魯爲方伯費在屬國之中耳孔安國謂費爲魯東

郊之地類達附會且言未出魯境皆非也伯禽之誓于費如啓之誓于甘湯於鳴條武王於牧皆臨敵境而後誓所以申令吾將士其時徐戎必寇費故伯禽征之耳

淮夷徐戎並起爲寇

徐州名魯亦在徐州境內淮夷蓋自古有之禹貢於徐州有淮夷蠙魚之貢徐戎亦其類也雖居中國自爲戎夷之俗歷代帝王亦以戎夷待之如後世之羈縻州縣也伯禽分封於魯實與爲鄰故此戎乘魯之新造相挺而動遠連商邑近結奄民周公故嘗征之成王故嘗踐之不知與此事先後如

何耳誓辭首以淮夷徐戎並稱甲戌則惟征徐戎則此誓專爲征徐戎而作也然蠢茲戎夷爲亂必非一次周公旣沒又復爲亂禮記曾子問篇子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云伯禽周公子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則在成王之十四年也蔡氏於此引呂氏之說則謂伯禽初封之時而洛誥傳又謂費誓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已十年矣終不可指其的年月也穀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

古注甲冑冑兌登正義云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

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

敵楯當有紛繫持之

楯即干扞蔽之物紛即紛悅之紛讀如焚周禮注紛如綬有文而狹孔穎達云繫紛於楯以爲飾蔡氏謂繫而持之也

獲機檻也

正義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爲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則必不能出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爲名獲以得獸爲名

馬牛風逸

正義云僖四年左傳云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逸因牝牡相逐至於放逸遠去也

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王制注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十里之郊愚按王國百里之郊六鄉在焉二百里爲州六遂在焉五家爲比二十五家爲閭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

鄉此一鄉之民數也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百家爲鄣五百家爲鄙二千五百家爲縣萬二千五百家爲遂此一遂之民數也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此一軍之人數也凡起軍無過家一人王國六軍六鄉爲正軍六遂爲副軍大國三軍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軍次國二軍二鄉正二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一遂副凡六遂之職皆降六鄉一等副亞於正也凡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皆下士在鄉爲比長亦下士也在遂爲鄰長兩司馬五百人皆中士在鄉爲閭胥亦中士也在遂

爲里宰下士也卒長百二十五人皆上士在鄉爲族師亦上士也在遂爲鄣長中士也旅帥二十五人皆下大夫在鄉爲黨正亦下大夫也在遂爲鄙師上士也師帥五人皆中大夫在鄉爲州長亦中大夫也在遂爲縣正下大夫也軍將一人皆命卿在鄉爲鄉大夫亦卿也在遂爲遂大夫中大夫也此郊遂軍制之大數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

僖公三十年九月晉文公秦穆公圍鄭鄭大夫佚之狐言於鄭文公使燭之武見秦君曰越國以鄙

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晉師亦去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其大夫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公辭焉召百里奚之子孟明視蹇叔之子西乞術及白乙丙使出師伐鄭過周鄭商人弦高遇之以牛十二犒師且遽告于鄭杞子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原軫曰秦違蹇叔天奉我也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何施之爲遽興姜戎晉襄公墨衰經三十三年

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秦三帥以歸文嬴請三帥使歸就戮于秦公許之秦伯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大夫何罪復使孟明爲政文二年秦師復伐晉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猶用孟明增修國政冬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

旅力旣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旣拱者我猶庶幾

得而有之

秦師出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古注云旅力衆力也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旣愆已皆不能及人也蓋言番番然老貌者其衆力雖不能及人前日謬以中壽詆之今日思之眞良士也蹇叔得不怨我庶幾尚爲我有乎

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

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此蓋言伉伉然勇敢之夫善射善御而不違於法者雖有超躍升車之力然輕而無禮不如旅力旣愆者之善謀也自今以往自悔自艾庶幾我不以此爲欲乎

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

此蓋深悔爲杞子之言所惑而失不用蹇叔之言也故杞子奔齊而不敢復此三節雖皆悔過之辭然曰我尚有之我尚不欲尚之辭緩辭也非決辭也故卒用孟明而不見終謀於蹇叔彭衙再敗而

猶未已焉是蓋知悔而不知改者也

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唐書云玄齡當國夙夜強勤任公竭節不欲一物失所無媚忌聞人善若己有之不己長望人取人不求備雖卑賤皆得盡所能玄宗時張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林甫特便佞得大任每嫉九齡陰害之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大臣即居之思所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即其家碎矣帝詔天下士有一藝者得詣闕就選林甫恐士或斥已即建言請委尚書省試問御史監總無一中程者

林甫因賀上以野無留才林甫居相位十九年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無敢正言者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今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爭路絕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即說帝曰國家强富而夷狄未滅者由文吏爲將憚矢石不身先不如用蕃將帝然之因擢安祿山高僊芝哥舒翰等爲大將卒蕩覆天下帝之幸蜀也裴士淹以辯得幸肅宗在靈武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爲將曰此

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取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比者士淹因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書序

小序雖出孔壁然非孔子所作蔡氏固不取之猶存於卷末者以其具百篇之目故爾隸古本文自堯典第一至秦誓五十八中間禹貢湯誓秦誓不復更端今虞夏商周各有第一者後人所次爾今因小序次第其目庶可一覽而見百篇之舊因以知存亡之相半云

虞書

堯典第一

舜典第二

汨作第三

九共一第四

九共二第五

九共三第六

九共四第七

九共五第八

九共六第九

九共七第十

九共八第十一

九共九第十二

皋陶謨第十三

大禹謨第十四

皋陶謨第十五

益稷第十六

夏書

禹貢第十七

甘誓第十八

五子之歌第十九

胤征第二十

商書

帝告第二十一

釐沃第二十二

湯征第二十三

汝鳩第二十四

汝方第二十五

湯誓第二十六

夏社第二十七

疑至第二十八

臣扈第二十九

典寶第三十

仲虺之誥第三十一

湯誥第三十二

明居第三十三

伊訓第三十四

肆命第三十五

祖后第三十六

太甲上第三十七

太甲中第三十八

太甲下第三十九

咸有一德第四十

沃丁第四十一

咸乂一第四十二

咸乂二第四十三

咸乂三第四十四

咸乂四第四十五

伊陟第四十六

原命第四十七

亡

仲丁第四十八

亡

河亶甲第四十九

亡

祖乙第五十

亡

盤庚上第五十一

盤庚中第五十二

盤庚下第五十三

說命上第五十四

說命中第五十五

說命下第五十六

高宗彤日第五十七

高宗之訓第五十八

亡

西伯戡黎第五十九

微子之誥第六十

周書

泰誓上第六十一

泰誓中第六十二

泰誓下第六十三

牧誓第六十四

武城第六十五

洪範第六十六

分器第六十七

亡

旅獒第六十八

旅巢命第六十九

亡

金縢第七十

大誥第七十一

微子之命第七十二

歸禾第七十三

亡

嘉禾第七十四

亡

康誥第七十五

酒誥第七十六

梓材第七十七

召誥第七十八

洛誥第七十九

多士第八十

無逸第八十一

君奭第八十二

蔡仲之命第八十三

成王政第八十四

亡

將蒲姑第八十五

亡

多方第八十六

立政第八十七

周官第八十八

賄肅慎之命第八十九

亡

二十四

王相臣

亳姑第九十

亡

君陳第九十一

顧命第九十二

康王之誥第九十三

畢命第九十四

君牙第九十五

囧命第九十六

呂刑第九十七

文侯之命第九十八

費誓第九十九

秦誓第一百

右百篇

存五十八篇

亡四十二篇

虞書十六篇

亡十一篇

今存五篇

夏書四篇

今皆存

商書四十篇

亡二十三篇

今存十七篇

周書四十篇

亡八篇

今存三十二篇

陟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

正義云桀都安邑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

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仁政不修湯放之地理志

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

安邑明矣陟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

安邑西南從陟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

邑之西桀西出拒湯故戰于鳴條之野今安邑見

有鳴條陌上黨壺關今潞州壺關也河東安邑今

解州安邑也古安邑城在今解州夏縣寰宇記雷

首山一名隔山在河中府河東縣。此下序中地名見前經文內者茲不重注

帝告

新安陳氏云帝告即帝嚳也

三朥國名今定陶也

今曹州定陶縣也有三朥亭

大垆地名

正義云未知所在當在定陶向亳之路

桐湯葬地也

史記正義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近桐宮又云尸鄉在偃師西南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

字記云蒲州寶鼎縣殷湯陵在縣北四十三里後魏太和中縣人張恩破陵求貨其陵下先有石弩以銅爲鑲盜開埏門矢發中三人皆斃恩更爲他計卒取得墓中物其物多是鐘磬及諸樂器再得其銘恩恐人知以銘投之汾水後事泄爲主司所理乃於水取其銘銘曰吾死後二千年終困於恩由是執事者不復深加其罪劉向云湯無葬地蓋不練其處也愚案此事不經但其地則實耳

跽相在河北耿在河東耿鄉

正義云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跽在河北或云河南敖倉相即相州今彰德路也河亶甲所居故殷

城實在今滑州內黃縣內黃元屬相州改隸魏州
今又改隸滑州也史記索隱河東皮氏有耿鄉寰
宇記云蒲州龍門縣古皮氏縣也縣南十里故耿
城殷王祖乙所都

傳巖

在虞虢之間今名聖人窟

武王觀兵

觀猶示也古亂反

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

輜車又名輦人輓以行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
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

裡一鋤二版二築十五人輓之

司馬法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

李衛公兵法云周制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皆
以二十五人為一甲一乘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也

曹公新書云攻車七十五人即馳車也前拒一隊一隊二十五人

左右角三隊三隊共七十五人守車一隊守車即革車也一隊二十五人炊子十

人守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攻

守二乘凡百人即蔡氏所謂一兩也又云諸家兵法唯伍法為

要小列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

人

言殺受立武庚者序自相顧為文

顧顧前後序也武成序言武王伐殷此序言勝殷殺受分器序言武王既勝殷是三序自相顧爲文也

宗廟彝尊也

彝酒尊也上有虎雉之狀取其孝也分與諸侯如錫秬鬯二卣之類

史記作薄姑

正義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今按博昌改爲博興舊屬青州今改爲博興州爲山東益都路支郡

肅慎

後漢東夷傳挹婁古肅慎之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所極五代四夷附錄云黑水靺鞨本號勿吉當後魏時見中國其國東至海南界高麗西接突厥北鄰室韋蓋肅慎氏之地也

榮伯

史正義云周同姓畿內諸侯爲卿士

畢

即畢原之地在奉元路咸陽縣文王武王周公墓皆在

曲阜

今兗州曲阜縣其地古炎帝之墟有大庭氏之庫其阜委曲長七八里故名古魯城凡十二門上東門鹿門稷門萊門石門子駒門餘失不詳

嶠

正義云在弘農澠池今河南路陝州澠池縣也

書蔡氏傳旁通卷第六下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序

此序孔安國所作以其上古帝王之書為後世所慕尚故曰尚書序中言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也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古者有伏犧氏即太皞也始畫八卦始畫

造書契造作書契謂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以相考合以代結繩之政

犧神農黃帝之書三皇謂之三墳墳大也言大道也是

言常道也是其書之所言者皆常行之道至于夏商周之書至三雖設

教不倫雖禹湯文武設教不見倫類雅誥與義要之雅正之誥皆有深奧之義其歸一揆

是故此所歷代寶之惜墳典訓誥之書以為大

之於射其歸於一揆度其的而已

訓以之為八卦之說如八卦之說文謂之八索其書名謂八求其義也以所

求索八卦之義理也九州之志九州所說謂之九丘其書名謂九丘聚也丘者聚言

九州所有言九州所土地所生土地所生之物風氣所宜風氣所宜之物皆

聚此書也皆聚載於九丘之書春秋左氏傳曰春秋左氏傳有言楚左史倚相

楚靈王時有左氏倚相史官居左故曰左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號為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之書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不知其混殺先君孔子安

是孔子十一世孫尊其祖故曰先君生於周末孔子生於周末觀史籍之繁文見八索九丘之書皆

史籍之繁文史籍之繁文懼覽之者不一恐覽而觀之者無所統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

述而不改曰定遂乃定禮樂制度刪詩為三百篇就而戒削曰刪詩

之件錯以發明先世舊章典法合於禮義者特存三百一十篇約史記而修春秋準依其事曰約依

止言三百以成數言之者也因而佐成曰讚因伏羲畫之文王重之不可強改特讚易道以黜八索佐成十翼則易道以明而八索之書不必用矣是以

黜而棄述職方以除九丘顯而明之曰述蓋職方者即周禮職方氏所

則九丘之書亦不必用故刪除之討論墳典墳典之書傳之既久不無斷自唐虞

以下訖于周上至三墳五典之書斷自唐虞獨取二典下至有周芟夷煩亂其間有雜亂難

之而使至於平夷也翦截浮辭浮華無實之言皆翦截而剔去之舉其宏綱網綱之索但舉

撮其機要機要之括但撮機括之至足以垂世立教誠足以垂世立教

世而立教於人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書凡百篇凡有百篇所以

恢弘至道皆所以發明張大二帝三王至治之要道示人主以軌範也以明後世人君

車之有軌所行皆由乎是如帝王之制二帝三王之制作坦然明白平易可

舉而行後世可舉而見於行三千之徒孔子三千弟子並受其義皆傳受百

秦始皇及至秦王名政尊為皇帝滅先代典籍滅除先代典籍焚書

坑儒焚古書坑儒士天下學士儒者逃難解散率皆隱身避世以逃患

尚書解序

通志堂

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時孔子七世孫子襄安國以為先祖故稱我先人慮家書之不傳乃

以藏於屋壁中也

漢室龍興

漢家繼秦如龍之興

開設學校

開設學校之久而廢者

旁求儒

雅

遍求儒之雅正者

以闡大猷

以闡明大道

濟南伏生

濟南有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

過九十年

年已九十餘老不能行文帝詔是錯受之

失其本經

奈何遭秦火之餘口以傳散失其百篇本經

授

幸伏生記誦之熟

裁二十餘篇

僅得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禹貢

甘誓湯誓盤庚三篇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收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呂刑文侯之命秦誓費誓凡三十三篇除堯典舜典合為

一臯陶謨益稷合為一盤庚三篇合為一顧命康王之誥合為一此二十八篇故謂之二十餘篇

以其上古之書

以其

為上

古帝王

謂之尚書

名謂之尚書以其為後世所慕尚是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

百篇之義

篇

之文

世莫得聞

世不得而聞

至魯共王

至漢景帝之子共王名餘封為魯王死諡曰共

宮室

存日居魯近孔子宅好修治宮室

壞孔子舊宅

毀壞孔子舊宅

以廣其居

大其

所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

於所壞壁內得安國先人子襄所藏上古帝王之文

虞

夏商周之書

乃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

及孔子所傳論語孝經

皆科斗

文字

皆以科斗文其字科斗蝦蟇子也字形多頭麤尾細肚腹圓似科斗

王又升孔子堂

共王又登孔子廟堂

金石絲竹之音

聞金鍾石磬絲琴竹管之聲以此神異

乃不壞宅

乃不敢毀其居

還孔氏

盡以其所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與傳論語孝經還孔氏

科斗書廢已久

科斗之書始於倉頡

其文至三代不改經秦火廢而不用至漢則其廢已久

時人無能知者

漢時人無有能知之者

以所聞

伏生之書

安國乃以前所聞伏生口授之書

考論文義

考校論說古文之義

定其可知

者

定其可知

為隸古定

為隸以寫古文而後定

更以竹簡寫之

又別更以竹簡寫之簡一

增多伏生二十五篇

至此復以屋壁古文校定乃得大禹謨五子之

歌眉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成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囹命凡二十五篇伏生初得二十八篇今又增多此二十五篇是已得五十三篇矣

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

生又以舜典合堯典為一篇

益稷合於皋陶謨

益稷合皋陶謨為一篇

盤庚三篇合

通志堂

益稷合於皋陶謨

益稷合皋陶謨為一篇

盤庚三篇合

通志堂

益稷合於皋陶謨

益稷合皋陶謨為一篇

盤庚三篇合

通志堂

盤庚三篇合

通志堂

盤庚三篇合

通志堂

為一盤庚三篇合為一篇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

篇并序今依古經分堯典舜典為二篇益稷皋陶謨為三篇盤庚為三篇

一篇凡五十九篇總得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除序在外不以卷計由五

者異卷如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一篇同卷是減八卷矣又大禹謨皋陶謨益

稷三篇同序共一卷康誥酒誥梓材三篇同序共一卷是又減四卷矣前減八

卷後減四卷共十二卷以五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其餘如汨

十八卷除十二是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

篇豪飲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

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

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安國乃并與竹

亡皆錯亂而無序摩滅而不明不可復通知簡所寫五十八

篇盡以上藏之書府以待能者以待後世有能承詔為五

十九篇作傳安國時為武帝博士既考正古文以聞於帝又於是遂

研精覃思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廣博推考採摭羣言

於經籍中採摭衆言互相參考以立訓傳作爲詁訓約文申義其作傳之體則

而申明一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庶幾天下

書之義也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庶幾天下

所傳以求聖經之旨有所補益耳書序即孔子序所以為作者之意序述所以

意昭然義見言其意義宜相附近但作序者不敢厠於正經故以

安國從宜以序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

篇既畢書本連序五十九篇今序既分則是會國有巫蠱事會

武帝末年淫惑鬼神崇信巫術國家有巫蠱事蠱者怪惑之名謂以藥毒害人

與行符厭俗為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謂之巫蠱以蠱比日巫之所行也奸人江

充因行其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使充治之於太子

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己乃殺充武帝詔討之太子走奔壺關自殺音古

經籍道息故武帝好經籍用不復以聞用是不復以傳之子孫

惟自傳於己之子孫以貽後代使之貽於後若好古博雅君子後世若有好

學問志懷雅正之君子與我同志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亦發明吾道庶幾傳

尚書序尚書序

通志堂

尚書句解卷第一

廬陵朱祖義子由

堯典第一

堯書謂之典孔氏曰五典言常道也是以典訓常蓋謂一書之中所載皆堯之常行也堯典於篇次實居第一然篇次之數非孔子之舊乃安國所定何以知之孔子所作書序舜典之後有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彙賦一篇其十一篇而後乃大禹謨堯典既第一舜典既第二又如此十一篇為孔子所定則大禹謨當第十四今乃云第三是知篇次之數安國所定

虞書

堯唐帝也書應謂之唐今云虞書者蓋其初堯典實題為唐舜典實題為虞禹謨實題為夏今三篇俱謂之虞書者非史之舊乃孔子定書之後序正也何以知之左傳莊八年引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襄二十八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莊襄之時夫子未序正禹謨實謂之夏書則堯典於孔子未序正前亦謂之唐書明矣雖然孔子於三聖之書雖不仍舊貫而必為之序正不俱謂之唐不俱謂之夏必謂之虞者蓋堯授舜舜授禹三聖相授實守一道故序正其書使同其題號者書同則道同也夫舜上承於堯下授於禹以虞名書則上可以該堯下可以該禹三聖之道混然一致略無間斷夫子之意顧不深歟

孔氏傳

孔安國孔子十一代孫也武帝時古文尚書厄於秦火而復出帝以其家書詔安國作傳其所注解謂之傳也

昔在帝堯

帝堯之時

聰明文思

其聰聰其視明其文煥然其思湛然

光宅天下

以其有是四德故居天下

將遜于位

讓于虞舜

虞舜作

堯典

於是作堯典書序本自作一篇列於百篇之後鄭玄馬融王肅皆以爲孔子所作然觀其領略大意而盡於數言至於一字不可增損蓋聖人之文非吾夫子莫能爲也本在百篇之後今冠於每篇之首者安國之所分也

堯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古者序自爲一篇故每篇首揭

堯典

序自爲一篇故每篇首揭

其題以爲一篇之目

孔安國引序冠篇首

曰

史官

帝堯曰放勳

謂能依倣

欽明文思

其行已也敬其遇事也明發於政事而其文煥然運於心術而其思湛然

安安

堯乃安安然初不矜耀

允恭克讓

方且信於盡共而非

光被四

表

故其功德之光輝

格于上下

乎天地之間

克明俊德

能明一己

以親九族

以是德親睦九族如父族四父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二也已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三也已之女昆弟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茲其所以爲九族也若以高祖至

及其子四也

母族三母之父姓一也母之母姓二也茲其所以爲九族也若以高祖至

玄孫爲九族則高祖非已所逮事元孫

九族既睦

則九族

平章百姓

亦非已所及見果何以親而睦之邪

以是德平和章顯百官族姓自其分職率屬而

百姓昭明

百官族姓皆精

名揚

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衆民大變於

命義和

堯乃總命義和之職者林少穎以謂下文言咨汝義暨和則義和似人名余以經考之詹征言義和廢職夫堯與仲康之時相

去如此其遠若果人名豈有堯時人名義和仲康時人名義和

乃官職名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也在顓帝時其職名重黎自堯以至夏其職名

義和故楊子雲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和即重黎也然下文又言義

仲和仲義叔和叔蓋分掌四時相繼相承如伯仲叔季也以此別其次序

若昊天

使之敬順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

曆以步其數曆者書也如

辰之先後者象以占其象象者器也如舜

典之璣衡以參考日月星辰之行度者

敬授人時

以考究天時

義仲

又分命處義仲

宅嵎夷曰暘谷

居正東嵎夷之地禹貢嵎夷既

以日出於東山

寅賓出日

寅敬賓迎出日於東若帝嚳

平秩東作

春

於東必均平秩序

日中星鳥

春分之時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半

而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不言鶉火而

通志堂

春時農作之事

日中星鳥

春分之時晝五十刻夜五十刻晝夜相半

而鶉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不言鶉火而

通志堂

言星鳥舉

以殷仲春

以此可以正仲春之氣曰孟曰仲曰

四象也

鳥獸孳尾

鳥獸於此時乳

於此時分析在田

鳥獸孳尾

化而交接

以耕以耨

敬致

敬以致其日之至周官言春夏致日左氏言日官居

職者

宅南交

居正南交趾之地史記五帝紀

平秩南訛

掌夏

敬致

敬以致其日之至周官言春夏致日左氏言日官居

以正仲夏

以正仲夏

以此可以正仲夏之氣曰孟曰仲曰

厥民因

其民於此時因

耕

鳥獸希革

鳥獸於此時毛

分命和仲

昧谷

居正西隴西之縣謂之昧

寅餞納日

寅敬餞送入日於西若帝

秩西成

秋屬於西必均平秩

宵中星虛

秋分之時晝夜相半各五十

位

以殷仲秋

以此可以正仲秋之氣曰孟曰仲曰

厥民夷

成其心和

鳥獸毛毼

鳥獸於此時毛

申命和叔

朝方曰幽都

居正北之方而謂之幽都即幽州也史記五帝紀

平在

朝易

冬屬於北必均平考

日短星昴

冬至之時晝短夜長晝四十刻

之位謂之日短星昴

以正仲冬

以此可以正仲冬之氣曰孟曰仲曰

厥

民隩

其民於此時入

鳥獸氄毛

鳥獸於此時又生氄

義暨和

咨命汝義仲義

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

四時成歲

周一年計三百有六十有六日號為三百六十日積分餘六日

允釐百工

然後百官

績咸熙

故眾官之功績

帝曰

疇咨若時登庸

而用之使

放齊曰

肩子朱啓明

嗣子丹朱開明敏悟可授以

居帝位

放齊曰

肩子朱啓明

帝曰

曰吁

堯言吁而

器訟可乎

謂丹朱口不道忠信之言而好

咨若予采

有誰可命順我百揆之事將用為相

驩兜曰都

驩兜言都而歎美之

共工方鳩僝

功

謂今為共工之官者方始鳩聚著見其功可選用也

帝曰吁

堯言吁而疑怪之

靜言庸違

謂為共工者言不顧行

象恭滔天

又象貌恭敬而心則傲很自大如水之滔滔漫天

帝曰咨

謂則能言用則違之

四岳

命主四方方岳之職

湯湯洪水方割

大水湯湯逆流沸騰方為世害

蕩蕩懷山襄

陵

蕩蕩然泛濫山之高者懷而包之陵之卑者襄而上之

浩浩滔天

其聲浩浩然有滔天之勢

下民其咨

在下之民皆咨嗟困苦

有能俾乂

有能治水者將使治之

兪曰於

四岳於是采衆人之言先歎而美之

哉

然後薦鰥謂其才可用

帝曰吁

堯吁而疑怪之

咈哉

孟子云方命虐民趙氏注方猶放效棄教命圯壞族類是傾陷忌刻之人也

岳曰

音岳

咎哉

然則已矣

可乃已

但試其可治水則已無求其他

帝曰

堯姑順四岳之意而戒之曰

往欽哉

載績用弗成

其功用果歷九年而不成

帝曰

堯言

十載

堯年十六自唐侯陟天子之位

汝能庸命

汝四岳能用我之命

巽朕位

以朕位

岳曰

四岳

否德忝帝位

已之不德適所以忝辱帝位

陋

如此則汝當明明然舉揚僻側淺陋之處賢者

師錫帝曰

四岳遂率衆人共與帝堯言之

有鰥在下曰

虞舜

有無妻而鰥者在下謂之虞舜可以當帝位

帝曰兪

堯然

予聞如何

我亦聞其名但未知為如何

岳曰

音岳

瞽子

舜乃瞽者之子舜父本有目以瞽其不能分別善惡時人謂之瞽

舜父心不則德義之經

母嚚

舜母口不道忠信之言

象傲

舜弟名象又傲慢而不恭

以孝

烝烝乂

使之進進以善而自治

不格女

不至於為姦惡以害舜

我且試舜以考其行績

女于時

於是二女女之以女適人謂之女

觀厥刑于二女

觀其如何以禮法刑

制

釐降二女于嫫汭

舜果能以禮法治之降下二女嫫汭音芮

嬪于虞

帝

雖貴從夫而居行婦道于有虞之族也

帝曰

堯美之曰

欽哉

果能相敬也

舜典第二

此書所載皆舜之常行可以為萬世之常法故謂之舜典

虞舜側微

虞其氏舜其名後因以虞為國號舜初處僻側之地微賤之中

堯聞之

聰明

堯聞其聰聰其視明

將使嗣位

將使繼帝位

歷試諸難

歷歷以諸難行之事試之

作舜典

於是作舜典

此二字史官之舊題

曰

若稽古帝舜

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帝舜

曰

重華協于帝

堯有此光華之德合協于堯而無異

溫恭允塞

溫粹和也恭恭敬敬也允信當也塞充實也

玄德升聞

其德潛深宏也哲睿哲也文章也明聰明也

朝乃命以位

堯乃命之

慎徽五典

以之任司徒之職而謹慎徽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五常之教

納于百揆

納之於宰相之職而揆度百官之事

五典克從

五典之教皆能順從初無違教之人也

納于百揆

納之於宰相之職而揆度百官之事

百揆

時敘

其次序而無廢事

賓于四門

以之賓迎諸侯于四門

四門穆穆

四方諸侯

來朝者皆和穆而又穆

納于大麓

堯以水為患使舜入山林相視泉隰也

烈風雷雨弗迷

暴風雷雨

詢

大至而舜不迷惑天地鬼神亦或有相之者

帝曰

格汝舜

至汝

詢

至汝

事考言

謀汝以事而察汝之言

乃言底可績

汝之言皆能致行而可以立功

三載汝陟

三年使汝

帝位

舜外帝位

舜讓于德弗嗣

舜乃遜于有德之人不肯陟帝位以繼堯

正月上日

正月上日

舜既讓而堯不許舜乃以正月初一日

受終于文祖

受堯終帝位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宗廟

在璿璣玉

璿璣玉衡

以璿玉為璣以玉為衡璣畫天文於其上可以運轉衡如簫管之狀舜察璣衡

畫之軌度不如則

肆類于上帝

遂以物之類天者祀上天而告以陟位之事如天之色蒼則祀以蒼駉天之體圓則

祀以

禋於六宗

精意以享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辰也水旱也六者之可尊者望于山川遠則望

而祭

徧於羣神

以至祀典不載皆徧及之

輯五瑞

輯斂收聚五等諸侯所執之玉

既月

盡正月

乃

日觀四岳羣牧

乃日朝觀四岳羣牧諸侯以觀其能否

班瑞于羣后

果皆賢無所貶黜然後以五瑞

復還

歲二月東巡守

舜乃於一年之間二月春之仲月春之中也往東方巡省守土諸侯

至于岱宗

至于岱宗

至于岱宗

柴者燔柴以告至所以告天之尊

望秩于山川

又望東方山川之神以序而祭之

肆

觀東后

遂觀見東

以王朝之正朔辨而

同律度量衡

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合之日之甲乙必

正之則曆法定矣

同律度量衡

然後律度量衡可考而合之日之甲乙必

製賓夷則元射林鍾南呂應鍾大呂夾鍾中呂又生乎律之十二辰班孟堅律

曆志云推曆生律故舜欲律之十二度之分寸丈尺量之龠合升斗衡之銖兩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均書句解卷一

斤鈞考而校之使遠近內外均

修五禮修明吉凶賓

五玉公執桓圭九

伯執躬圭各七寸執

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

二生卿執羔取其羣

夫執鴈取其候

一死士執雉取其守

執五等諸侯與其國之卿大夫士各

時而不失其時

如五器死而不失其節

卒乃復以其所執贊見於天子贊猶言至

至也贊至

如五器瑞之器

卒乃復還之

五月南巡守時之中

舜往南方巡

至于南岳至于南

如岱禮其燔柴以至於諸侯卿大夫士

禮贊見於方岳之下皆如岱宗之

禮

八月西巡守八月秋時之中舜往西

至于西岳至于西

如初如其

宗之

所行十有一月朔巡守十一月冬時之中舜往

至于北岳至于北

如西禮又如西

至

五載一巡守五年之間天子以一年

羣后四朝由四年侯綏要

如西禮岳之禮

侯執事於王庭朝夕見焉故無俟於朝

敷奏以言諸侯來朝者各

明試敷陳進奏其言

以功因其言而明審

車服以庸然後錫之車與服以顯其可用如采菽

以功以試其果有功

車服以庸之詩曰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

以功以試其果有功

左衽及

肇十有二州洪水之初禹別九州水土既平舜始

封十有

二山

取十二州之山至高太

濬川深十二州之川以

象以典刑象者

示人蓋示民以常刑使知所

流宥五刑人有罪據其狀合刑而情差可恕

象以典刑象者

流宥五刑全赦則太輕致刑則太重不忍依

避即周官垂刑象于象魏

流宥五刑官事不治則立鞭箠之法以為

象以典刑象者

流宥五刑官事不治則立鞭箠之法以為

以寬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

鞭作官刑治官之刑即周禮鞭撻之法以為

象以典刑象者

鞭作官刑治官之刑即周禮鞭撻之法以為

夫曰敢不關

扑作教刑有學校之閒不勤學道則扑之以為教導

象以典刑象者

扑作教刑有學校之閒不勤學道則扑之以為教導

贖刑人有過誤又作贖刑使入金以贖罪若呂刑所謂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象以典刑象者

象以典刑象者

贖刑人有過誤又作贖刑使入金以贖罪若呂刑所謂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所為者有銅有鐵

眚災肆赦已所誤為為眚因人致罪為災縱緩自

象以典刑象者

眚災肆赦已所誤為為眚因人致罪為災縱緩自

終賊刑怙恃其惡終於為惡賊害其

欽哉欽哉敬而

象以典刑象者

欽哉欽哉敬而

哉惟刑之憂恤

流共工于幽州共工象恭滔天故流之幽州之

象以典刑象者

流共工于幽州共工象恭滔天故流之幽州之

兇于崇山驩兜黨共工其罪同故放

竄三苗于三危三苗貪冒無

象以典刑象者

竄三苗于三危三苗貪冒無

危之地竄者

殛鯀于羽山鯀九載績用不

象以典刑象者

殛鯀于羽山鯀九載績用不

投奔之名

殛鯀于羽山成故殛之羽山

象以典刑象者

殛鯀于羽山成故殛之羽山

而得其當故

二十有八載

堯年十六即位任位七十年求禪試舜三年一

天下皆心服

帝乃殂落

堯乃魂氣升于天而殂體魄降于地而落百姓如喪考妣

思之如

三載

三年

四海遏密八音

四海之內皆遏絕金石月正元日

失父母

三載

三年

舜格于文祖

舜至文德之祖廟告以即位

乃於正月初一日

舜格于文祖

廟告以即位

明四目

明四方之目以視四方之事

之大臣

關四門

關四方之門以視四方之賢者

明四目

明四方之目以視四方之事

聰以聽四

咨十有二牧

咨命在外十有二牧養民之諸侯

曰

食哉惟時

欲民之粒食足

當使之因

柔遠能邇

以柔道懷遠人

敦德允元

敦崇有德之人信任元善之人而

難任人

以難任用人材

蠻夷率服

則南蠻東夷莫不相率而來朝

舜曰

咨四

岳

咨言四岳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有人能奮起其功廣堯之事者

使宅百

溪

禹作司空

禹作司空主平水土已有功可用案國語云有崇伯鯀賈

達云崇國名伯爵也必是禹代鯀為崇伯故謂之伯爵

帝曰

伯

俞

舜言俞以

咨禹

於是咨

汝平水土

汝平治水土實有成績

是百揆之

禹拜稽首

禹乃首至地為稽首而拜

讓于稷契暨皋陶

讓于稷契暨皋陶與皋陶契

職必能勉

帝曰俞

舜言俞以

汝往哉

汝可往居

帝曰棄

薛

帝曰俞

舜言俞以

汝往哉

棄稷之名因其生

平林故名以

黎民阻飢

黎民之艱阻

汝后稷播時百穀

汝居稷官

棄舜命曰

帝曰契

舜命契曰

百姓不親

百姓不相睦

之序皆

汝作司徒

命汝為司徒之官

敬敷五教在寬

以敬敷布五當之教於天下在於以寬待

之不可

帝曰皋陶

舜命皋陶曰

蠻夷猾夏

今蠻夷猾亂華夏

急迫

帝曰皋陶

舜命皋陶曰

蠻夷猾夏

今蠻夷猾亂華夏

之寇殺人之賊在

汝作士

汝為士師之官

五刑有服

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各有所從犯

內曰茲在外曰宥

汝作士

汝為士師之官

五刑有服

墨劓剕宮大辟之五刑各有所從犯

其罪者

五服三就

五刑既各有所從則就其所居者有

五流有宅

五刑各有所從犯

從某刑

五服三就

五刑既各有所從則就其所居者有

五流有宅

五刑各有所從犯

可恕者又制為五等流

五宅三居

五流之所處有三居大罪居四裔其

五流有宅

五刑各有所從犯

法以宥之而各有所處

五宅三居

五流之所處有三居大罪居四裔其

五流有宅

五刑各有所從犯

明克允

惟能審其刑而後

帝曰

舜

若予工

能允當人之罪

帝曰

舜

若予工

誰能順我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垂哉垂可勝任帝曰俞舜言俞咨垂於是命垂汝共工汝當恭謹垂

拜稽首垂乃首至地讓于及讓于及斯與伯與帝

曰俞舜然往哉汝諧汝能諧和其事帝曰舜言疇若予上下草

木鳥獸誰能順我山澤草木鳥獸兪曰衆人同益哉帝曰俞舜然

咨益於是命益汝作朕虞汝可爲我虞官益拜稽首益首至地讓于朱

虎熊羆讓于帝曰俞舜然往哉汝諧益可往居此職帝曰舜言

咨四岳命四岳有能典朕三禮有能主我祀天神祭地祇兪曰

伯夷伯夷可勝任帝曰俞舜然咨伯於是命伯汝作秩宗汝爲秩宗之官

風夜惟寅惟早夜寅敬直哉惟清正直而不溺伯拜稽

首伯夷首至地讓于夔龍讓于帝曰俞舜然往欽哉汝可往

帝曰夔舜命命汝典樂教胄子命汝主樂教長子王制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

直而溫此下即教剛而無虐此下即教

詩言志此下即教聲依永人聲有

律和聲又以十二律八音克諧然後金石

無相奪倫無相奪神人以和是以感人與神

於予擊石拊石石磬樂之難和也詩曰

百獸率舞則百獸之難感

帝曰龍舜命朕聖讒說殄行我疾惡小人爲讒

命汝作納言命汝爲納風夜

震驚朕師震驚

出納早夜之間出上之言於下使臣民於人君之德意志慮無不畢達納下

之言於上使人臣於下之諷刺無不周知上下情通則讒說自止

通志堂

朕命惟允

我以是命汝汝惟信以行之

帝曰

咨汝二十有二人

命汝禹垂益伯夷夔

龍六人新命居職者合四岳十二牧為二十二人

欽哉

惟時亮天功

惟因時而明天之事如典曰天敘禮曰天秩刑

曰天討無

三載考績

三年之後考爾之功

三考黜陟幽明

陟有有功者以顯明

其功退黜無功者於幽隱之地使不得顯揚於世

庶績咸熙

如此則眾功皆廣矣

分北三苗

其時惟三苗弗即功

已竄其君於三危今又久而不悛於是分別非背其黨

舜生三十

舜生三十年在側微之中

徵庸三十

召

歲陟方乃死

然後升遐而死

帝釐下土

此下乃十一篇亡書序

方設居

隨方而設其居方之法

別生分類

別其族姓之生使知尊祖分

作汨

於是作汨作之書其書雖亡

九共九篇

於是作九共之書九篇其書雖亡

其貢物亦

稟飫

於是作稟飫之書其書雖亡

尚書句解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二

大禹謨第三

序書者曰皇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後之君子亦曰禹以功舉

皆非大禹之言大禹不過克艱與六府三事數語而已何也禹非不能言

所謂謨者即言其所能行皇陶非無功所謂功者即行其所能言聖賢之

德其可以

一端求歟

皋陶矢厥謨

其謨

禹成厥功

帝舜申之

帝舜重美二子作

大禹皋陶謨益稷

於是作此二篇之書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

禹

史官言順考古道而行之者大禹

曰文命敷于四海

謂其有文德之教命布于四海

祗承于

帝

能祗敬繼承

曰言

后克艱厥后

臣克艱厥臣

臣盡臣之道而能難於為臣

政乃乂

則政乃治而政教禮刑無不理

黎民敏德

帝曰

俞

舜言俞所允若茲

允若茲

嘉言罔攸伏

故人有嘉謀嘉猷皆入告於上而無所隱伏

野無遺賢

草野中有賢皆得仕於朝而無所遺棄也

萬邦咸寧

萬邦以此皆安

稽于衆

猶

稽考於衆人以

訪政治之得失

舍己從人

不虐無告

民窮而無告者堯則哀矜之而不虐

不廢困窮

士之失職困窮在下者堯則任用而不廢

惟帝時克

益曰都

益於是言都

申美

帝德廣運

謂堯德大於運用其於前數者亦優為之

乃聖乃神

故自大而化之而言乃謂之聖自聖

不可知而言

乃武乃文

自武之可畏而言乃謂之武自英華外發而言乃謂之文

皇天眷命

由是

眷佑而

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禹曰

惠迪吉

信乎順道而行

從逆凶

惟影響

吉凶之來如影隨形響應聲

益曰吁

益遂吁

戒哉

謂人君所以順道而不從逆者亦自微戒而得

儆戒無虞

當儆戒於無事可度之時

嗟而言

罔遊于逸

罔淫于樂

任賢勿貳

其知

度無失法度而

去邪勿疑

疑謀勿成

去邪而疑必待謀之於人

賢而任之必專

則勿成

百志惟熙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

譽

求無違道以干

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

已所欲

無怠無

音弗

荒

惟無怠惰

四夷來王

則是聖君在上四夷莫不來朝享而尊為王

禹曰於

美而言

帝念哉

不忘者無他

德惟善政

政在養民

惟在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六者所以養民之身也疏鑿鑽灼使水火

種使土穀全其利

而六府無不修矣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三者所以養民之心也正民

用使求得而欲從厚民之生使

家給而人足而三事無不和矣

九功惟敘

合之為九功修

九敘惟歌

和而得其敘

九者得其敘則民

戒之用休

然後警戒之以休美使知

董之用威

董

皆所以使民共起

勸之以九歌

復以前日九敘之歌勉之

俾勿壞

此

修和九功而勿壞

帝曰俞

信而然之

地平天成

謂在地之水土既平在天之時既成

府三事允治

六府三事

萬世永賴

為萬世永賴而無所終窮

時乃功

功致

帝曰

格汝禹

朕宅帝位

三十有三載

之

言

耄期倦于勤

禮記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期

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

二始即位至此三十

三年壽九十五矣

耄期倦于勤

要也頤養也謂年老不知衣服食味

通志堂

惟要孝子顯養實汝惟不怠汝惟不怠總朕師總攝我禹曰禹答朕

德罔克我德不民不依民不依皋陶邁種德皋陶遠種其德德

乃降德乃下黎民懷之黎民皆帝念哉帝當念於念茲在茲

者惟在此皋陶念其可受此位釋茲在茲皋陶則可受此位者亦在此皋陶名言茲

在茲名言於口以允出茲在茲信出於心亦以惟帝念功惟舜當

其功而為在此皋陶帝曰皋陶舜於是稱美皋惟茲臣庶惟此羣罔或干予

正無或有一人敢犯汝作士實惟汝皋陶明于五刑能明審于墨劓剕

以弼五教教以五常之期于予治其所期望者直刑期于無刑

施刑之際必欲天下皆為君子民協于中無一夫犯法者時乃功是汝

功懋哉可不皋陶曰皋陶又復歸帝德罔愆叶中之效實本於帝臨

下以簡欲能臨治其御眾以寬御治其眾罰弗及嗣罰止其身

賞延于世賞不止一身宥過無大過誤而犯雖大刑故無小故

亦在所刑而犯雖小罪罪疑惟輕可以刑可以無刑罪之功疑惟重可以賞可

之疑也賞疑從予故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與其殺無罪之人寧可好

生之德由是帝舜好洽于民心洽洽于茲用不犯于有司此

民皆知自愛用帝曰帝再申美皋使我得治四方

風動四方之民如風動惟乃之休實汝帝曰來禹舜命降水儆

予大以洪水為成允成功汝之治水自信惟汝賢所以惟克勤于

邦能勤勞克儉于家能節儉不自滿假不自盈惟汝賢惟汝賢汝

惟不矜汝惟不以其天下莫與汝爭能則天下自莫汝惟不

伐汝惟不以其天下莫與汝爭功則天下自莫予懋乃德此我所

使汝不已嘉乃不績嘉乃不績嘉美汝之大天之歷數在汝躬數推之君

位當在汝終陟元后汝終升大君之位人心惟危奈何人君惟有一心人欲之役於心者既危而難安

道心惟微則天理之存於心者遂微而易泯惟精惟一吾惟精專而不雜純一而不二允執厥中

信以執其中道斯可矣無稽之言勿聽然無所考合於古而言者謂之私謀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聽弗詢

之謀勿庸無所詢訪於衆而謀者謂之私謀亦足以惑吾之中也吾則不用可愛非君可愛者非君乎

畏非民可畏者非民乎衆非元后何戴苟民不愛君則衆非長君何所奉戴后非衆罔

與守邦君不畏民則君非衆人無與守欽哉君民相須如此汝不可不欽敬慎乃有位以謹守汝所有之位

敬修其可願所以敬修汝之所欲願欲者四海困窮苟四海之民至於困窮無告而不恤天祿永

終則人君所享之天祿長絕矣惟口出好興戎惟口之所發或出好以賞善或出惡以罰惡一定而不可變朕

言不再則我之所以命禹者亦一定而不可易豈可再乎禹曰禹乃枚卜功臣更可歷歷以數然惟吉之從惟其吉者從之帝曰禹禹官占且帝王立卜筮之際惟

先蔽志惟先蔽以在己之志昆命于元龜然後始命于大龜以上之朕志先定今

其欲禪禹者已先定於中矣又詢謀僉同意於禹者衆皆同辭矣鬼神其依鬼神依隨其所

龜筮協從故見於卜龜筮策卜不習吉汝又欲使我枚卜夫再三瀆瀆則不告豈有重

吉哉禹拜稽首固辭禹首至地為稽首而拜堅以辭之帝曰毋舜言毋以禁止之惟汝

諧惟汝能諧和其事正月朔旦乃以明年正月一日受命于神宗禹受命於堯廟祭法曰有夏氏

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為堯明矣率百官若帝之初初在璿璣而下是也帝曰禹

咨禹禹惟時有苗弗率向者已遷有苗之君于三危惟是有苗之惡黨又不率教汝徂征禹

禹乃會羣后禹乃會聚羣諸侯侯誓于師曰誓于衆口濟濟有衆有衆

咸聽朕命皆聽我誓命蠢兹有苗今蠢動作亂者惟此有苗昏迷不恭春允反

昏昧迷惑不敬上帝侮慢自賢輕忽上之教命而自以為已賢反道敗德反正道而從邪道敗

君子在野君子則弃在野小人在位小人在位民棄不保民既弃之而不與守國天

降之咎天亦降下災咎而不恤肆予以爾衆士故我以爾等衆士奉辭伐罪奉其可伐

通志堂

尚書句解卷之二

四

之辭以伐彼爾尚一乃心力爾庶幾一其克有勲則能有三句可伐之罪

苗民逆命禹奉帝命討罪以師臨之一月有苗之民乃奉迎帝命而來服如金滕惟朕小子其新逆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皆解逆為

命迎是時有苗之民雖迎逆順從其益贊于禹曰故益乃贊惟德動命今有苗之國君黨惡則未服

天天雖遠矣惟德可以感動無遠弗届德無遠而不滿招損苟自滿則謙受

益惟自謙則可以受益時乃天道虧盈益謙是乃天道之常禹宜以帝初于

歷山且如舜初以側微居歷山往于田往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泣哀籲

夔夔齊慄夔夔然恐懼而有瞽亦允若故雖瞽瞍之頑亦至誠

感神且幽而莫測為神矧兹有苗況此有苗小人耳反禹拜昌言

曰俞禹於是拜受益之班師振旅遂還師於有苗之帝乃誕敷

文德舜乃大布文德以懷來之舞干羽于兩階舞干羽於賓主之兩階即文德也

所以示偃武修文之意于楯也羽

之

臯陶謨第四此篇其初因禹之問答其後皆臯陶所陳之

臯陶謨孔子於大禹謨總序此篇故此曰若稽古臯陶史官言順

行之者篇只從古書所揭之題起曰允迪厥德臯陶告大禹曰凡為臣欲

臯陶後其所輔弼自然諧和於禹曰俞禹於是如何問其當臯陶曰都

慎厥身修謂不過告人君以思永思為長惇敘九族厚

次敘九族以美其問庶明勵翼眾明之臣勉勵邇可遠在兹夫近而吾身以至

則家齊矣治然後遠而治天下不禹拜昌言曰俞禹於是拜臯陶之臯陶曰

都臯陶又推廣其在知人為治之道在於知人在安民在於安民而無

禹曰吁禹於是嗟咸若時知人與安民皆惟帝其難之雖堯尚

知人則哲蓋知人則能官人然後能官安民則惠安民則在黎

在於明哲

尚書句解卷二

五

通志堂

之

之

之

之

之

民懷之

然後衆民懷歸之

能哲而惠

惟帝堯能盡己之哲以知人善任使如孟子所謂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將見承

流宣化者各任其職而恩惠足感黎民之懷

何憂乎驩兜

則黨惡如驩兜何必憂之

何遷乎有苗

頑如三苗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巧言令色靜言庸違其

皋陶

何必遷之

亦行有九德

知人雖難在於知其人所行之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

德

然後言論其

乃言曰

載采采

此人之德見於行某事行

曰何

禹問何

皋陶曰

寬而栗

寬者易失之縱

柔而立

易失之懦必

愿而恭

淳朴謹愿者常略於外貌必貴於恭肅

亂而敬

有治亂之才者常恃才輕物必貴於莊敬

貴於有立志

直而溫

直情徑行之人多失於不能容物必濟以溫和

簡而廉

簡

而毅

剛而塞

剛者當行而行無所避忌然

彊而義

彊者

修廉隅故貴於廉

彰厥有常吉哉

人君當彰顯用九德之中有常善而不變者即立政庶常吉士

風夜浚明有家

使之夜

是日宣三德

治一家者其事略卿大夫當日宣達夫人有九德之三者

風夜浚明有家

深明所有一

日嚴祗敬六德

治一國者其事詳諸侯當日嚴之祗之敬之以用夫人有九德之六者

采有邦

使明其事於

翕受敷施

至於天子有天下比侯國又詳故必合衆人之有九德者受之以敷布於

於列職

九德咸事

如此則九德之

俊乂在官

俊而有德乂而有才者皆在官

師師

百工惟時

以之治百事

撫于五辰

故能順金木水火土之五辰太

王春火王夏金王秋水王冬

庶績其凝

宜衆功

無教逸欲有邦

無功

人君所為諸侯所法無教

兢兢業業

惟當兢兢而戒

一日二日萬

幾

誠以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事之

無曠庶官

不可曠

天工人其

天工人其

代之

天敘有典

天次敘人所有父子君臣

勅我

勅我

五典五惇哉

天雖序之必須人以代天勅正我

天秩有禮

天秩敘

之五禮

凶軍實嘉

自我五禮有庸哉

天雖秩之必須人以代天因我

同寅

同寅

之五禮

協恭和衷哉

君臣可不同其寅畏叶其恭謹

天命有德

以至有德

和其畏善相與共成典禮哉

天命有德

以至有德

考天所命

考天所命

五服五章哉必人代天彰之天討有罪有罪者五刑五用哉天所討

必人代天用之政事懋哉懋哉如是則人君于刑賞之天聰明況天

以五等之刑自我民聰明乃因我民視天明畏天至自我民明威因我

惡為達于上下天位乎上民位敬哉有土有土之君位乎天皋

明威陶曰皋陶又朕言惠順理可底行可致禹曰然乃言底

可績汝言豈但可行致皋陶曰皋陶予未有知行我之言成功實

思曰贊贊襄哉但心之所思口之所言

益稷第五書之名篇未嘗有以二臣共一篇者以益

益稷二字史帝曰舜來禹呼禹汝亦昌言汝亦陳禹拜曰

都拜而帝予何言先稱帝而後謂皋陶之予思日孜孜我但思念

以盡躬行皋陶曰吁嗟而如何問禹孜孜禹曰禹乃洪水滔天

之力耳

浩浩懷山襄陵浩浩然盛大下民昏墊在下之民精神

予乘四載我乘此四種之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以板為之其

隨山刊木隨山勢刊除其木暨益奏庶鮮食與益因

予決九川我決九州距四海使至於海則濬

畎澮距川濬導畎澮之水使至川則水有所歸案考工記匠人為溝洫廣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洪水既平與稷播種而進眾民以稼穡

懋遷有無化居然後懋勉斯民使遷有之無變化其物之

烝民乃粒眾民乃享萬邦作乂萬邦之民皋陶曰皋陶師

汝昌言謂我當師禹曰都禹又先帝慎乃在位謂舜謹慎帝

曰俞舜言禹曰安汝止謂舜當安行汝之所當惟幾惟康其

弼直又慮事之微於未著圖國之安於未惟動丕應一有動作

危然後輔弼之臣敢於盡正直之義

命之以

鄰哉欲盡臣之職者鄰必有以親於君

帝曰舜乃臣作朕股

我欲左右扶
持所有之民
汝翼

汝禹爲朕股肱代我爲之
予欲

作服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衣下裳制自黃帝堯舜因之

山取其靜 龍取其變 華蟲取其雉也

藻水草取其潔火取其能照粉米

絺繡也以前六者絺以爲繡施之絺讀爲莆展里反莆綖謂縫

取象十二章之物以五采明施青黃白黑赤五色或會畫或刺繡以

予欲聞六律我欲聞六律

六律

雜出爲音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

以是樂出五言謂受君之言以播於樂

使其言合於宮商角徵羽之五聲民聞

足以爲戒 汝聽耳以聽之 子遠

遇有後言君以爲非

庶頑讒說爲是心不則德義肆其

侯以明之禮以明其賢否擡以記注當詳身修之

哉又書其過於冊以詰其事爲他日格不格之驗欲並生哉

樂工採時而颺之時以舉風於上格觀其格不格者

威之不至於善與禹曰俞哉案春秋傳太子

帝光天之下

又至於四海之隅草
木蒼然而生之處
萬邦黎獻則萬

通志堂

1

通志堂

邦眾 共惟帝臣 皆欲共為 惟帝時舉 惟帝舜一時舉而用之是矣又

邪敷納以言 賢者既舉必使之敷 明庶以功 明其眾庶之賢 車服

以庸 有功則旌以 誰敢不讓 若然則誰敢不謙遜其 敢不敬應 又

敢不以敬而應上 帝不時 敷同日奏罔功 則布同天下皆

地無若丹朱傲 無如堯之子丹朱傲狠漢書溝洫志云堯禪 惟慢遊

是好 惟怠慢之 傲虐是作 所作者傲 罔晝夜頌頌 無有晝夜慢遊

嘗休息 罔水行舟 朋淫于家 多聚朋黨而 用殄厥

世 所以用絕于世 予創若時 我懲創丹 娶于塗山 故娶塗山 辛壬

癸甲 辛日娶至甲日即 啓呱呱而泣 其後有子名啓 予弗子 禹過

亦不以子故而留以撫字之孟子言 惟荒度土功 惟大謀度乎 弼成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 至于五千 每服五百里五共

五服 水土既平然後五服之制古有 至于五千 二千五百里東西相

薄四海 要荒各一千里是九 咸建五長 每服皆 各迪有功 故內

維顓迪其職 苗頑弗即工 帝其念哉 舜當以苗 帝

而各底成功 苗頑弗即工 帝其念哉 舜當以苗 帝

曰美其功而言 迪朕德 內外所以各迪 時乃功惟敘 水能致九

功之 皋陶方祗厥敘 皋陶方始得以敬 方施象刑惟明 象刑而

惟敘 明以示人如周官垂刑象于象 夔曰 夔乃自述其作 夏擊鳴球 鳴球玉

擊之則 搏拊琴瑟以詠 搏拊琴瑟與瑟以歌詠燕禮 祖考來格 祖考

鳴之 搏拊琴瑟以詠 搏拊琴瑟與瑟以歌詠燕禮 祖考來格 祖考

之和而 虞賓在位 賓於虞亦在助祭之位 羣后德讓 與羣諸

來至 虞賓在位 賓於虞亦在助祭之位 羣后德讓 與羣諸

鼗鼓 燕禮曰堂下之樂以管為主鼗鼓如鼓 合止祝敵 祝狀如漆桶方

尺八寸中有錐柄左右擊以合樂於始也鼓狀如虎背 笙鏞以間 笙以匏

上有二十七鉦鉦刻以木長二尺櫟之以止樂於終 語 笙鏞以間 笙以匏

管於匏上而施簧於管端鏞 鳥獸蹢躅 蹢躅然而率舞 音鏞 簫韶九

大鍾也吹笙擊鏞以次迭作 鳥獸蹢躅 蹢躅然而率舞 音鏞 簫韶九

通志堂

尚書句解卷二

九

成

簫韶舜樂總名合奏九變而樂成以象九功之成

鳳凰來儀

至靈如鳳凰亦感其和而來有容儀之可觀

夔曰

夔又自述作樂之功而言

於予擊石拊石

石磬也八音之中石為難和於我大擊手拊

百獸率舞

和而皆舞

庶尹允諧

衆正官之長亦有所感信皆諧和

帝庸作歌曰

舜乃用功成作樂之意作歌曰勅

天之命惟時惟幾

今雖天命眷顧常當警敕不可以治功成而自忽惟時以趨事惟幾以察微

乃歌曰

股肱喜哉

股肱喻臣也大臣喜而樂於赴功

元首起哉

元首喻君也人君之治功翕然奮起

百工

熙哉

百工之職業自然廣大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

手至首為拜手首至地為稽首大言宣於庭

念哉

我等當思念帝歌

率作興事

相率作興政事

慎乃憲

謹慎汝之常法

屢省乃成

再三循省汝治功之成

欽哉

敬哉

乃賡載歌曰

皋陶乃又賡續帝歌有未盡者載成其歌

元首明哉

君明於上

股肱良哉

則臣忠於下

庶事康哉

然後庶事安康而無紊亂

歌曰

皋陶又歌以為戒云

元首叢脞哉

人君親細碎不務大略屑屑侵臣職取果反

股肱惰哉

臣怠惰不共乃職事

萬事墮哉

然後萬事從而墮廢矣墮音墮

帝拜曰

舜乃拜受其言俞以然之云

欽哉

自今以往君臣皆當敬其事而行之

尚書句解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尚書句解卷第三

禹貢第一

禹貢之書雖曰治水之後任土作貢在堯舜授受之時以禹有天下實本乎此孔子所以因其舊而冠於夏書之首然其書之作首別九州次言治水又次言田賦土貢終言朝覲達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獨以貢名篇者誠以禹治水之功既成條陳九州所有以為貢賦之法用以告成功於上使上之人案此為取民常制實以任土作貢為上故特以貢名焉

禹別九州

禹分別九州之疆界

隨山濬川

隨山之勢深濬川流

任土作貢

任土地所宜制

為貢之等差

禹貢

此二字作書者揭本篇之題首

禹敷土

禹敷布其土而散之使水通流

隨山刊木

隨山之勢

斬木通道

奠高山大川

定九州之高山大川表其疆域

冀州

帝堯所都故禹治水首從冀起

既載壺

壺口山在冀州河之東北屈縣東南禹始有事於壺口之西鑿為龍門以通河

治梁及岐

梁山在雍州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雍州扶風美陽縣西北苟禹不於梁岐之東鑿

為龍門以通河則冀州河水為患無有平寧

既修太原

高平曰太原漢以為太原郡汾水所出禹導汾

水故治太原

至于岳陽

然後至于岳陽屬河東郡汾水所經自東入河

覃懷底績

河內郡有懷縣即此覃懷也自覃懷致功

至于衡漳

然後至于衡漳即橫字漳水橫流入河

厥土惟白壤

其土色白性厥賦惟上上錯賦出於田其賦第一厥田惟中中其田第五

等恒衛既從恒水出恒山曲陽縣東入寇水衛水出常山靈大陸既

作廣平曰陸大陸地最卑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之夷今皆得食鳥獸肉而以皮為服夾

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畔山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海在其南河又其南禹自海入河逆流而西以歸帝都方其入河時碣石在

夾掖之右濟河惟兗州兗州疆界東南據濟據西北距河距至也九河既道河自冀大陸為九道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禹津今復故道

漁之澤昔嘗散漫今既聚而為澤灘沮會同二水會同桑土既蠶然後宜植桑桑之利既聚而為澤

是降丘宅土洪水之初民皆升高丘避水今水既平充民於此得下丘以居平土厥土黑墳其土色黑性墳

起音憤厥草惟繇厥草繇草厥木惟條其木條厥田惟中下田第六等

厥賦貞賦正與田相作十有三載乃同洪水之害河為甚充又河之下流比餘州其害又甚故耕作十有三年

其賦法乃與他州同厥貢漆絲貢出於土其貢漆與絲厥篚織文盛以貢

者有織而成浮于濟漯以舟行水曰浮浮于濟漯之水達于河以水入水曰達達于河入河以通帝都

岱惟青州青州疆界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嶧夷既略即堯典宅嶧夷東方極地也既為之封略者恐其有猾夏之變

維淄其道維水在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皆順其故道而流厥土

白墳其土色白性墳起海濱廣斥青州在海之濱其地迥闊土斥鹵而鹹可煮為鹽厥田惟上下

三等厥賦中上賦第四等厥貢鹽絺其貢鹽即廣斥之地絺細葛也海物惟錯貢物魚類錯雜非一

岱畎絲枲岱山之谷宜桑貢絲枲西上聲鉛松怪石以金則產鉛以木則產松怪石石似

萊夷作牧萊山之夷水退可牧牛馬厥篚檿絲可篚盛以貢者檿琴瑟絃也其絲可為琴瑟絃乎

于汶汶水出泰山萊蕪縣今以舟浮于汶達于濟從西南入于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以至冀都

海岱及淮惟徐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此徐州之境也淮沂其乂淮水出桐柏山在豫州南

陽平氏縣東南沂水出太山蓋縣臨樂子山二水發源雖不在徐境而經流徐州大為徐州之害今其已治蒙羽其藝則蒙羽可種藝矣蒙山在太山蒙陰縣

東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大野既豬大野澤在山陽距野縣北水所停曰豬大野既足以停水東

尚書句解卷三

通志堂

原底平

則廣平曰原必致功而後地平可耕即今之東平郡在徐之西

厥土赤埴墳

土色赤性埴而粘墳以起

木漸包

草木進長而叢生

厥田惟上中

等厥賦中中

等厥貢惟土

五色

貢青黃白黑赤五色土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方色與之歸國立社

羽畎夏翟

羽山即蒙羽之羽畎谷出夏

翟雉也其羽為旌旗之飾

嶧陽孤桐

東海下邳縣有葛嶧山其南產特生之桐可中琴瑟之用

泗濱浮磬

泗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睢陵縣入淮

陰乘氏縣東南至睢陵縣入淮泗水之旁出石浮水上可為磬

淮夷蠙珠暨魚

淮水出上夷氏獻蚌珠與魚音駢

筐玄纈縞

可篋盛而貢者纈細黑縞縞細白縞

浮于淮

泗

達于河

至帝

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南距海揚州之界也

彭蠡既豬

彭蠡澤在揚州境內豫章郡彭蠡縣東乃陽鳥近澤地名

江漢水所會即今鄱陽湖在南康軍星子縣南江州彭澤縣西今既足豬停其水

陽鳥攸居

水退其地可居三

江既入

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北江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動而難定者致定矣

平三江之中乃中江也此三江既入于海

篠簜既敷

竹小曰篠大者曰簜既敷布而生

厥草惟夭

其草少長

厥木惟喬

惟喬

土惟塗泥

土甲

厥田惟下下

第九

厥賦下上錯

其賦第七雜出

厥貢惟金三品

其貢惟金銀銅三品

瑶琨篠簜

瑶玉之次琨石之似玉篠竹之小簜竹之大

四革羽毛惟木

齒象牙革犀皮羽孔雀翡翠之羽毛旄牛尾可為旌旗之飾木榱楠豫章之屬

島夷卉服

海之島有夷人退得以草為服

厥篚織貝

以篋盛而貢者染絲織成貝錦貝是錦名

厥包橘柚錫貢

裏而貢者小曰橘大曰柚柚似橘而大

沿于江海

順流而下曰沿自江下海

達于

淮泗

自海達淮自淮達泗自泗入河以至冀都

荆及衡陽惟荊州

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州之疆界

天朝宗于海

江出岷山漢出嶓冢發於梁州經於荊州入海乃在揚州先未有入海之道荊州實被其害惟禹導之以海水大江

小以小就大

九江孔殷

九江今洞庭也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其得地勢之中正

化潛既道

自江別出為沱自漢別出為潛二水發原於梁入於荆故二州皆有沱潛禹治之復故道

雲土夢作

一水去可耕作修治

厥土惟塗泥

其土早濕

厥田惟下中

第八

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皆與揚同

柃榦栝柏

柃似櫟而實幹

也可為弓幹枯柏檣砥砮丹檣砥皆磨石砥細密而檣粗檣砮石之中

牙松身柏即今之柏檣砥砮丹矢鏃者丹丹砂也或云可為采檣砥

惟箇輅楷箇輅美竹楷木名三者皆可為三邦底貢厥名以其非

雲夢澤之三國致貢其名庶包匭菁茅菁茅祭祀之用匭匣也既

朝廷知所產之地有用則須包匭菁茅包匭之又匭盛之以貢厥

正玄纁幾組色纁珠之不圓者組綬之類三物皆充冕服之用九江

納錫大龜九江產又有二寸之大龜國有大事則卜之其浮于江沱

浮舟而行先自江入沱自沱入潛自潛入漢逾于洛至漢則舍舟至于南河然後

河以達冀都河在荆河惟豫州此州界西南至伊洛渥澗伊出

之南故曰南河南陽縣荀渠山洛出今商州洛陽東北渥澗今既入于河四水既

小新安縣穀城山澗出今西京龜池縣白石山既入于河入于河榮波

一渚榮自河溢波自洛出導荷澤荷澤在今廣濟軍定陶縣東被孟

以荷澤水盛乃覆被於孟渚厥土惟壤其土高者下土墳壚

澤孟渚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賦第二雜厥貢漆臬

之下者起壚疏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賦錯上中出第一厥貢漆臬

紵土所產者貢漆貢臬厥篚纖纊篚盛貢錫貢磬錯治玉之

紵紵葛之精紵布之精浮于洛浮舟達于河達于南河即華陽黑

也待錫命而後貢惟梁州東據太華山之岷岷岷山在西徼外江所出岷山

沱沱潛既道自江別出為沱自漢別出蔡蒙旅平蔡蒙二山可以

其平矣蔡山在今雅州嚴和夷底績又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夷夷人厥

縣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土青黎土色青黑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賦下中三錯賦第八雜

吹貢璆鐵銀鏤砮磬貢璆美玉也鐵今鐵銀今銀鏤剛鐵可刻鏤

熊狐狸織皮四獸皮制之可為裘毛西傾因桓是來西傾山

縣西南相水出焉西傾本屬雍州在梁北境浮于潛自相水以舟逾

此帝都別無水道故必循自西傾因相水而來浮于潛浮于潛潛水

汚自潛則舍舟入于渭然後入亂于河自渭絕流至黑水西河

雍州西據黑水弱水既西弱水之勢利於西流禹因其涇屬渭

東距西河地既導之使西以順其勢

通志堂

通志堂

涇水自涇陽縣來漆沮既從漆水自岐山縣來沮水

得以北至渭矣荆岐既旅荆岐二山水退皆可祭祭荆在馮

水自扶風縣至千鳥鼠至千鳥鼠山水退皆可祭祭

物二山皆在扶風武功縣東至千鳥鼠至千鳥鼠山水退皆可祭祭

平原下濕隰詩度其隰原此至于猪野猪野在武成縣東北

三危山在河之南舜竄三苗不敘三苗之族於厥土惟黃壤

厥田惟上上第一厥賦中下第六厥貢惟球琳琅玕琳

主琅玕浮于積石積石山在漢金城縣西南河至于龍門西

之似珠會于渭汭又會于渭水之北以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而至會于渭汭又會于渭水之北以織皮崑崙析支渠搜

獸之皮為裘織獸之毛為罽毼者有三西戎即敘此三國

崑崙國在臨導岍及岐禹導雍州扶風岍山之積水及至于荆山

流至于雍州左逾于河自荆山而壺口雷首然後自冀州河東

表德縣荆山逾于河越于河壺口雷首此屈縣東南壺口

東蒲坂縣南至于太岳使下流至冀州河底柱析城然後自冀

西山導積水至于王屋使下流至冀州太行恒山然後

底柱山河東護澤至于碣石使下流至冀州北平入于海然後

河南山陽縣西北太行至于碣石驅城縣西南碣石山入于海

田陽縣北常山導積水又導雍州隴西臨洮縣西南鳥鼠山之積水至

海西傾朱圉鳥鼠南朱圉隴西首陽縣西南鳥鼠山之積水至

太華使下流至豫州京兆熊耳外方桐柏然後自豫州於農盧

即外方山南陽王至于陪尾導積水使下流至於豫州導嶓冢

縣東南桐柏山至于陪尾江夏安陸縣東北陪尾山導嶓冢

州隴西縣嶓冢至于荆山使下流至於荆州內方至于大別然後自

豕山旁之積水至于荆山使下流至於荆州內方至于大別然後自

水使至于漢上大別山岷山之陽岷山之南積水至于衡山使下

荆州長沙湘南過九江然後過洞庭至于敷淺原使下流至揚州豫

陽山之導弱水導雍州張掖剛丹縣至于合黎下流至于酒泉餘

敷淺原導弱水導雍州張掖剛丹縣至于合黎下流至于酒泉餘

波入于流沙合黎餘波溢泛入於張掖郡居導黑水導雍州黑水

波入于流沙合黎餘波溢泛入於張掖郡居導黑水導雍州黑水

流在滇池縣為梁州界 至于三危 下流至雍州 河南三危山 入于南海 從南入海 蒲類海

河積石 河出崑崙山隱 中在河關西羌 至于龍門 從東北流至 於雍冀二州

南至于華陰 折而南流至冀雍梁 豫四州界上華山也 東至于底柱 又折而 東流至

適洛汭 又從河南鞏縣 又東至于孟津 孟地有津可渡 東

至于大陸 又北流至冀州鉅鹿縣 又北播為九河 又北流 過兗州

同為逆河 九河將入海又合為 入于海 從東 嶧冢導漾

東流為漢 從東流至漢 又東為滄浪之水 又東 過

過三澨 又東過荊州江夏 至于大別 至于江 折而南

東匯澤為彭蠡 然後復東流 東為北江 從東為 入于

岷山導江 自蜀郡前道西 東別為沱 東流分為蜀 郡縣之沱 又東至

澧 又東流至荊州今長沙澧 過九江 迤邐過荊州 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 自東迤邐邪行稍稍而北會于揚州 之彭澤不言會于彭澤而言會于匯

東為中江 又向東而 入于海 以入海 導

沈水 又於冀州河東垣縣 東流為濟 沈東 入于河 至鞏縣 南入河溢為

東出于陶丘北 榮澤不足以容遂決 而東出於定陶縣西

又東北會于汶 陰定陶兩縣之間荷澤 又東北會于汶

又北東入于海 又北流折歸 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 東流會于 沂沂水出

東 鼠同穴 渭水雖出雍州隴西首陽縣渭首南谷禹導渭水實自首陽山 縣鳥鼠同穴山始其鳥為鼯其鼠為鼯共處一穴故以此為名

會于澧 東則澧水會焉上 又東會于涇 又東 文涇屬渭汭是也

過漆沮

又東則過漆沮上

入于河

從京兆北沿司空縣入河

導洛自熊耳

洛水

雖出冠舉山禹導洛自豫州

東北會于澗瀍

遂東北會

又東會于

伊洛在河南城南會

又東北入于河

又東北入于河

伊洛澗瀍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

洛水

攸同

九州所同者無他

四隩既宅

處皆可居

九山刊旅

九州山皆

道六

九川滌源

九州之川皆滌

九澤既陂

澤皆已陂

四海會同

會合入海

六府孔修

水火金木土穀六

庶土交正

九州眾土壤墳

黃白之異色

分輕重

成賦中邦

所成賦法止於

錫土姓

可以建國親侯錫之土

咸則三壤

台德先

之德率先之

不距朕行

天下順從之不

五百里甸服

重為王畿其中為王城王城之外四面

百里賦納總

甸服內第一節

五百里甸服

之百里所貢賦

納以飼馬

納以飼馬

二百里納

主第二節之百里納銍銍列禾

三百里納

鐵謂列禾穗

約不

結服

第三節之百里納

四百里粟

第四節之

五百里米

第五節之

百里侯服

甸服外五百里天子將

百里采

第一節百里建鄉

二百

里男邦

建諸男之邦

三百里諸侯

由三百里之

五百里綏服

侯

之外五百里內近王室外接要荒名

曰綏服使之綏安邊境守

中國

三百里揆文教

揆度文教而行之

二百

里奮武衛

奮武事以衛天子

五百里要服

綏服之外五百里

要服特存其典

三百里夷

要服內三百里

要約羈縻而已

三百里夷

乃蠻夷之服

二百里蔡

由二百里中國有

王不忍殺之則放於此左傳

定四年蔡蔡叔注云蔡放也

五百里荒服

要荒外五百里亦是蠻夷之地

名曰荒服以其荒忽無常王者

拒去不追待之而已

三百里蠻

荒服內三百里

二百里蠻

乃蠻夷之地

二百里流

由二百里先王

以罪人不可以中

國畜之故流於

東漸于海

禹之功成

西被于流沙

西覆于流

沙而極

朔南暨聲教

北與南亦及之

訖于四海

四方皆至

禹錫玄圭

洪水

禹八年于外事從其宜不由中覆堯以是玄圭命之故

告厥成功

告君以

治水之

通志堂

通志堂

功成也

甘誓第二

啓禹之子因征有扈氏將戰于甘之野先於其野以誓衆故其書謂之甘誓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有扈氏夏同姓諸侯之國跋扈不臣天子有征無戰今啓乃與有扈戰于甘之野郊其罪

作甘誓

誓師于甘遂作甘誓之書

甘誓

此二字竹簡所標題

大戰于甘

大戰于甘之野

乃召

六卿

二千五百人出征今啓召六卿是合七萬五千人

三曰啓

嗟六事之

人嗟歎六卿之軍吏士有事於征戰之人

予誓告汝

我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

在天五行五常

也有扈恃威虐而侮慢之

怠棄三正

天地人之正理三綱也

天用勦絕其命

天故

滅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行天之罰

左不攻于左

古者車戰每車甲士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三人一居左主射一居右主

汝不恭命

是汝不敬奉君之命

擊刺一居中主執馭或有居左主射而不治左之事

汝不恭命

見上

御非其馬之正

居中之馬不以正御而以詭御

汝不恭命

見上

用命賞于祖

古者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主于齋車是行軍

不用命戮于社

左定公四年云軍行被社釁鼓是行軍未嘗不載社也汝

則功成之日賞之于祖廟

予則孥戮汝

戮辱也我則以汝爲孥而戮汝非殺之謂孥戮

則戮于社

者秋官司厲所謂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於春葉是也漢書王莽舉此言顏師古注曰夏書甘誓之語孥戮戮之所以爲

孥也說者以謂孥子也戮及其子非也泰誓曰囚孥正士以戮子之謂孥奴

五子之歌第三

聲詩之作雖詳見於三百篇原其所起實本於虞夏之世舜與皋陶之賡歌元首股肱相與以治其言安以樂

所謂治世之音也大康失邦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

言怨以怨所謂亂世之音也此二歌雖載於書其實詩之淵源也

太康失邦

太康繼啓而立盤于遊畋

昆弟五人

兄弟五人

須于洛汭

得本

洛水之北

作五子之歌

遂作五子歌之書

五子之歌

舊詩簡

太康尸位

太康王

以逸豫滅厥德

乃以淫逸遊豫滅其德

黎民咸貳

黎民皆懷二心

乃盤遊

無度

乃樂爲逸豫之事無有節度

畋于有洛之表

夏都冀州在河之北洛在河南方且縱爲田獵逾河至洛之

外

十旬弗反

一百日而猶不反

有窮后羿

有窮國君名羿

因民弗忍

因民心怨叛不能忍

距于河

遂發兵距之千河使不得歸

厥弟五人

其弟五人

御其母以從

侍其母以從田獵

于洛之汭

待太康于洛水之北

五子咸怨

五子皆怨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述大禹之明謨定訓作歌

其一曰

章云皇祖有訓

大祖有訓

民可近

民可親而近之

不可

下不可疎而下之

民惟邦本

民為國之本

本固邦寧

根本定固然後國安

予視天下

予觀

愚夫愚婦

至愚之夫至愚之婦

一能勝予

雖一人亦能勝予

一人三失

今我一失至

千三積之多而不知改之

怨豈在明

民怨豈可待其明見而後圖之

不見是圖

未見之先

予臨

兆民

兆民

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凜凜乎如以朽索之馭六馬朽索喻君六馬喻民六

奈何不敬

奈何不能敬之以敬

其二曰

馬奔突豈朽索之能馭哉

為上者

為上者

奈何不敬

奈何不能敬之以敬

其二曰

有之

有言

內作色荒

內迷亂于寵嬖

外作禽荒

外迷亂于遊畋

甘酒嗜音

酒好樂音甜

峻宇雕牆

高大其屋宇飾繪其垣牆

有一于此

人君於六者之中有一於此

未或不

亡

無或不亡泥兼有之乎

其三曰

三章惟彼陶唐

帝堯

有此冀方

堯都平陽舜都蒲坂

禹都安邑在冀州有此方實自堯始

今失厥道

今太康以逸豫失君道

亂其紀綱

亂天下之紀綱

乃

底滅亡

乃致滅亡

其四曰

其四章明明我祖

有明明之德者我祖大禹

萬邦之君

邦之君

有典有則

有典章法則

貽厥子孫

貽遺其子孫

關石和鈞

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禹通之和而平之使天下如一

王府則有

王之府庫亦有以示後世貽遺子孫詳密如此

荒墜

厥緒

豈謂今日子孫荒廢墜其已成之緒

覆宗絕祀

遂至覆夏之紀

其五曰

五章嗚呼曷歸

嗟太康為羿所逐今與母儀依然何所歸

予懷之悲

我懷念於心悲傷不能已

萬姓仇予

萬姓咸有二心而結仇怨於我

予將時依

我將托誰為依

鬱陶乎予心

非特憤結積聚悲憂於我中心

厚有忸怩

外而見於顏面間亦覺皮厚有忸怩愧恥之色

弗慎厥德

不能謹慎以修德

雖

悔可追

今雖欲改悔可追及乎

肩征第四

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今乃沈湎于酒廢時亂日仲康命

義和湏淫

義和沈湎于酒過荒失度

廢時亂日

廢其時之春夏秋冬亂其日之甲乙

仲康命肩侯往征之

作肩征

遂作肩征之書

惟仲康肇位四海

仲康其弟

通志堂

仲康始居天子肩侯命掌六師即命諸侯掌六師為大司馬義和廢厥職

義和廢其酒荒于厥邑以耽酒荒亂于其邑肩后承王命徂征肩侯奉仲康之命往

征告于眾曰乃誓告于眾曰嗟予有眾嗟我士聖有謨訓上言聖人

言垂明徵定保皆所以為明明之證先王克謹天戒日月蝕五星變皆天所以戒勅

後世明徵定保皆所以為明明之證先王克謹天戒日月蝕五星變皆天所以戒勅

人君先王之時能敬畏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為之臣者皆守常法各百官修輔

心交修輔相其君厥后惟明明是以其君之德明而又明每歲孟春

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命道人之官以金口木舌之官師相規欲

官之眾交相規工執藝事以諫百工各執其技藝之事以諫爭其或不

恭倘既令之邦有常刑在國有常刑之誅惟時義和惟是居義顛覆

厥德如木之顛如苗之覆以喪其德沈亂于酒沈酒徒畔官離次叛所掌之官

擾天紀始擾亂在天歲日月星辰曆數之五紀遐棄厥司遠棄其所主之司乃季秋月

朔乃至於九月初一日辰弗集于房日月相會謂之辰辰當集合於房之瞽

奏鼓瞽者樂官進鼓而伐之以日蝕陰嗇夫馳嗇夫主幣之官馳庶

人走眾入奔走以義和尸厥官義和於此罔聞知若無所昏迷

于天象昏蒙迷惑于天象如此以干先王之誅以犯先王政典曰周官政典

馬故舉政典為言先時者殺無赦功也殺之無赦不及時者殺

無赦後時而至是逗今予以爾有眾今我以爾奉將天罰奉

爾眾士同力王室爾眾士當并其尚弼予欽承天子威

命庶幾輔我敬奉行火炎崑岡且火之炎於玉石俱焚不擇玉石

天吏逸德至於奉行天討之天吏其行師用兵烈于猛火則威風烈

猛火之熾厥渠魁今當止於熾滅脅從罔治其脅從者舊染汙

俗舊染義和之惡咸與惟新皆使赦嗚呼嗚呼威克厥愛

為汙穢之俗者咸與惟新過自新嗚呼威克厥愛

允濟

軍事以嚴終誠以嚴毅之威勝姑息之愛其功信有所成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姑息勝嚴毅則信無功

其爾眾士懋戒哉

當敬勉戒飭無棄我命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

此非肩

孔子作逸書序自契至成湯十四世而八建都

湯始居亳

至湯始居亳邑

從先王居

以契父帝嚳嘗都亳所以從先

王而

作帝告釐沃

於是作帝嚳釐沃書亡所言皆湯始居亳之事釐治沃土也

湯征諸侯

湯之征伐諸侯

葛伯不祀

葛伯以不祀宗廟神祇之故

湯始征之

湯始伐之

作湯征

於是作湯征一篇亡

伊

尹去亳適夏

湯得伊尹於莘野薦之夏所以離去亳而往夏也

既醜有夏

伊尹五就桀而醜惡之

復

歸于亳

復自夏歸于亳

入自北門

入自亳之北門

乃遇汝鳩汝方

乃遇見湯之汝鳩汝

方二賢臣

作汝鳩汝方

遂作汝鳩汝方二篇書亡意其所言必夏之事也

尚書句解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